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九

第五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新學
PDG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得此公論
點事始明
聚訟可以
止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點人而言點事其情形豈不
熟悉、其利害豈不閔切、即請餉之說、古敕穎秀以博計部
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復、而又有倡為苗可撫不可勦
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計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十月

非一日矣。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必禁擒，必誅火之燎原，豈遽不可嚮遏？而今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為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者，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寇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戕職官，戈攢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輜重向堵為之囿，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槩舞嬰兒，

惇壽至此
安可不動

刀剗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殞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為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責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談。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惇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褒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情形。丁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于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為。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為賊眼中之丁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為昔之哨兵也。誰為此策。悞當事而併以悞黔。臣事關桑梓。患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馬疏法勝
于吳候疏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為元子則必當以天為大

吳勝于法
合此三奏

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宣于口者

見嘗者有
人

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做斥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齊

家治國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

父莫不欲其修姱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情

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二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鳴憂惶靡措
及榮登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見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歡呼舞忭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
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宮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眩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
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

順以貽君父之安。乃敢過為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孰與

皇考。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

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諭諸臣不

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本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以天性至
情相感悟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諫

皇上如天之德但思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廕其胤子倒鼎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則

中聞有主已叶坤維之貞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者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留意不容割使舉動拂經喜怒垂量非所以令天下後世見也臣以為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不便字
字是苦口
之藥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闡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邃密。保姆何人。乃輒輕爲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逐

言官罪累

聖德不便者五。國體所關。內旨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

此固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而敢欺。為天下之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冲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觀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
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如
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
冲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忠愛之大皇上以宮闈為重以統天立極為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啜

啣嚙之言採納群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是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于預
本內殿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賣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賜上言。絲綸千古爲昭。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諭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峇

氏出

云

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禦孽。外惕邊疆。無一言一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聖聰，為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總總過計為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
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
宣捷，再覲。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
為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者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
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
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運。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蓄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為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沐以遼警。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池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
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為。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皆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城
未築。有同霄路。臣旋繞其際。猶泣不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枯捲飲痛者。特外廷遼遠。
無由得知。而反憶泣保姆之

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

天下後世。猶宛轉而揣摩也。甚矣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思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邸既開。叩閣不曷。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臣昔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千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日。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古。橋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臣路師恭曰。此

先帝保母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喟然興歎同此掖廷阿
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
行路尤怜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即為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
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
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何也宮闈禁近之地
詎宜習熟往來間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聽况中涓群
小內外鈞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
王聖寵而煽江京李聞之奸趙嬖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

毒流縉紳。禍貽

宗社。良可寒心。我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漸。又况風聽臚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姆氏。淑慎周旋。無損

聖德。且安。聖躬。噫。噫。勿聽。何為者也。竊體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言千古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

凜然愛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禁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閣力爭。臣喜此心。即。

妙于納牘。可以爲堯舜。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 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

問勞。示毋忘替履。再不令出入大內。噴近 宸嚴。至于內。

懸鏡。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賴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錮。勿旋罪而旋賞。使展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取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終養真等佐之。明棄我之冠裳。甘為賊之肺腑。近借數將分守鎮江。吾欲雪耻除兇。計須扼吭拊背。茲者天心厭亂。兵事出奇。毛文龍一奮而終養真等成擒。提兵二百人。擄長鯨于海上。閩閩數千里。獻俘虜于閩前。向聞奏捷。日日盼入。國門之期。今見繫囚。人人喜啖逆賊之肉。鳳凰山之腥。羶風掃三岔河之戰。士色飛。連左與師此為吐。氣賊奴投首。此為先聲。

讀之氣奮
神揚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
 有何干預指比宋虜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臆
 沽名欺朕勿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
 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
 王德完科臣李遇知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

大識見大
 議論聖聖
 不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
 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坐帝
 怒慎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為
 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戇直乃爾文
 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聞也。况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
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望

皇上為堯為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却坐之難也。不意有于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復思言者一段苦心。積

匪夷匪是。慮不透徹于

聖上之心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虛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己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將指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于預。臣每及覆斯

旨。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官府不能爲一體。中外不及爲同心。彼牽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疆場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亟宜通其血脉。使天下臣工皆視

第一義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

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抵佞臣之言。往往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諛可以取懽。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櫻君父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奏章。更祈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詞。一一不得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見臣同官馬鳴起。繼述為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爲不世出之

主舍已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爲成湯亦在力行之而已奉

聖旨嚴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黥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私何可云。踰自臣發疏後，復苦瘧疾，幾至狼狽。方疾前行，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祇謁

二陵，少紓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廢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行矣。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窺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皇考，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况于黔事更無干涉，無

力辭燕捷
加恩可風
有位

功之賞古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袍與人。臣何人。濫斯重賞。頃兵部差官賞來金幣。臣亦斷不敢。又即令贖回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逃亡替代羸弱。

足見老成
足識深慮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
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瑕釁狎
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
視遼陽之成敗以為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
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
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為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
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
賊也若樞府經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
力毋尼成毋苟掣共滅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之隱憂此
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來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蔡思克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外遏奴氣于方張內鞏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固廟勝于萬全有事則經撫共死生保殘殭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臣一腔熱血揀洒榆關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二日接撫

鄒德基曾
議用江表

今友為奴
先着鞭根

哉

臣一搢謂奴調魚皮達子萬餘鉄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
 請閔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閔上無一兵
 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殲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閔
 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為閔上前第一則控險扼
 要為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蕞爾兩軍對壘兵家機變在于
 呼吸而廣寧以裡雄關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揚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水寒河凍奴旦
 晚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岔河之于而
 催兵出關宣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
 縱指示庶軍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為攘臂徒搏耳從廣

脩西寧 寧而西寧前衛孔道咽喉遙接廣寧聲息相通輔車共依

必擇宿將提健兵數千庶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大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密邇 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

脩薊門

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邊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片石柵林喜峯等處以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爲綢繆同心共濟補緝罅漏每叫難叫苦徒費空言無益也至川兵二萬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時爭先恐後勇力可資而每名尚欠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糈不足當亟行

補給安衆

預積口糧。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皇上軫念奴警以來。用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

資費用兵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嚴一念間。而投醪挾纊。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

命者。臣不信也。若統用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早

為之計。毋輕付統轄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

覺兵多。而臣等據開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

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萬之額。情急眼穿。猶寂無音耗。該

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郡

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踴貴。伏乞

川兵將領
本科議于
川中原領
之將擇其
眾所推服
者加銜統
練差為得
之

議多買不
色

勅下戶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脚
價若干付糧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淮輸則
軍無菜色可冀投起馬無倒換可冀騰驥共武之服以奏
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為有事之防毋
有事粗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畧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述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
等因蓋先是臣值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燝
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說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俯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卜年等皆經畧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滅賊，至于僨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腸一心，利害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為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族。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懼

為人媒孽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之薦。終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談遼事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遼陽共同甘苦。同運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爲惟

此三人可與共功。即康頤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心為國，非為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贛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噫！言何容易也。

皇上既寬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為遼事也。今遼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置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條罪條寬條用條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

朝廷之體。臣愚以為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真，不敢妄定。臣昨審解到佟養真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

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終之家也、言

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扳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
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遽棄一有用才能之士、即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為宜置之雲、責廣西使、展其所施、以

報

終卜年送
岸春居楚
中亦白明
比心之無
二也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
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
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
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以昭白于

宸聰。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恩。諸臣亦殫心

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

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白簡隨其

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漸了許多
葛藤

一應禮儀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日進城。二十九日見朝。十一月廿六日辭朝。

大逆佟養真伏誅

佟養真三名，凌遲。何國用四名，處斬，仍與已故明時賞梟首，傳示遼東前寨劉于簡并決。

論遼事疏何止于封

萬情如此斬截痛快

乎可多得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悚庸蠢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退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鉄既陷，且立功于遼。潘遼潘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恐

三十一

十月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戴。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冰。不。開。夷。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思。賊。來。先。走。而。又。愁。為。經。臣。把。住。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密。察。之。情。狀。甚。真。而。諸。監。軍。亦。數。向。為。臣。言。也。連。日。廣。寧。城。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羸。卒。幾。許。亦。不。知。誰。為。戰。誰。為。守。誰。為。正。誰。為。奇。也。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义。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為。者。而。臣。日。從。事。焉。奄。奄。

吉哉

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為、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臣
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數卒、量亦所
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今准撫臣手
本、兵馬已有着落、東、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
馬、單弱、臣深以為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援兵、既唇焦舌敝、
不敢再言、惟有揀見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
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
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
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帶殺逃軍、逃將、使三軍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望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

可為經國
救時名疏

亦可為明
倫盡性快

書古人已
往可勝涕

泗

不忘君

不忘師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為高臣且感且驚夫人
莫不榮仕進謂能遠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
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蓋有隱衷焉臣弱冠故為刑
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迥隻千古臣官其官
不禁羹墻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謫者臣里則御史
傅應禎劉召賢楚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銓曹同
官則孟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未

死之身。頓起立。朝。每憶昔游。不勝琴亡之戚。臣獨何心。
久玷班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柳榆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
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願人臣事君。有
致身以爲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爲忠者。總之期於不負
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
完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竭
蹙。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乎大馬。

之志與官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厲鬼神鑿之

論遼事

陛下朝講無問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

知塵

聖懷朝會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為憂臣謂彼兩臣不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藥石之言
心入執骨

皇上重托彼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為重性命為輕山河為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荅士民翹望必有完局以報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勞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不肅聽被握筭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悃寄物

絕無幸災
樂禍嫉功
成之心

於人、可得失、旋失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及虜可入者、象乾責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三月、撐持至今、豈其今日垂成、而有餒志者、昔兵未至、今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徼、山海豈能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費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減兵、多關口、旁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為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可悲

將赦過宥罪在人策勸之耳。憶臣癸未備官掖垣時，偕同官曾起邊才數十人，後顧養謙、田樂萬世德、王一鶚、葉夢熊皆効力疆場。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鈴不患無個，儻非常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警，拊髀而思，肝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勿以緩圖之項。

論諫官

皇上以客氏故，謫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蓋幼讀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語。又讀宋儒狎思恃愛等訓。膠固胸中。以狎思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握。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客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

又以

陛下末期年。數處言官為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榮枯進退。在一反掌聞耳。姑未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趙參魯環諸臣。同一言事也。而輕重異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法官也。例當執法。

近日事
証得明

以竟馬鳴起張捷例。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
平矣。不然蕭王霜霰岐路悵。江介憔悴行道傷悲。諸臣
自悲更有為朝臣悲者。

過已而達
人既已而

攝人君子
盛德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纔入朝受鐘鳴漏盡之請不

若使諸臣在朝舒鳳鳴九臯之音。臣老且盡矣。無能為

矣。所望收回成命。主德愈茂。相道愈光。書之史冊。作天

口相臣

啟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梁苟故不勝惓惓。雖然臣

等顯言不足。諸相臣密轉之。有餘都俞吁咈。責難陳善正

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極目望之。

禁開礦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議餉倡言採礦

七聖明聖

上曰前者戶部言權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開

礦啟釁命嚴訊之

何選孤忠

藏遺留侯

得大閨要

萬曆庚寅國本未定建言者非遭斥逐則疏報留中
 公于時曾具草媿媿千言罔所忌諱已而思之曰此其
 事未可以口舌爭官闈無轉移之機即
 聖天子欲從公議而肘腋間從中撓之無濟也于是以
 正論諷鄭戚晚令其迫切陳情以生死利害訴之
 妃求轉移於內意謂貴妃縱不計宗社豈不念身
 家誠念身家而宗社大計可指顧定而戚晚初不應
 公言之愈厲曰安危在此一舉耳不以性命感動多方
 得請吾儕且羣及之耳異日無噍類矣戚晚懼乃以情
 請貴妃復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疏上
 神宗震怒治其罪因問主使者禍將不測也彼時雖未
 出公名而
 神宗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催升孫公輩而降謫
 之旨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及引正人其所以得

卜二乙

三十一月

丁然

高

更高

盛舉

諸溫習經書

卷之十

三

罪之由在默扶國本也。不然一蒙降誦，再蒙削籍，胡
 公之受罰更甚于孫公輩。其故可知也。夫廷諍顯諫，櫻
 鱗以昭天下之公議者，精忠固揭于日月，乃公憂
 國苦心，直欲嘿為轉移，以定大計。身冒履虎之險，則其
 事尤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耶？
 使幸而濟，雖四皓羽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繩口不道
 故微，獨後之人不知。即當時亦鮮知之，而鄉之老成則
 有能道其詳者。時正舉闈幽之典，故輔臣朱公國祚等
 公揭表明之。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溫習講過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

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兵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啓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
 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

特發帑金 百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日、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逆酋構禍、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爾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担、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疎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

發帑二百萬兩為東四兵餉等用

出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樽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奏贖，故諭。

辨駁刻深使人無所容喙只此筆鋒之橫

經畧熊廷弼奏曰：項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

可以預卜其非令終之道

要臣兵出關，督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

起念共當捐此形迹

日就道之事，為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既受茲任，出關入

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畧時，臺省紛紛言廣

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巡撫，不宜設經畧，以撓其權。一

似多此經畧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即報捷獻俘，不

肯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

却要經畧出關假使如臺省議裁去經畧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
布置本圖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芻糗一切齊備然
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
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觸樞臣
而動與為難此二方已屬盡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
遽忤樞臣意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興所發揚神情
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迨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
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
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有六日復

到永平撫寧計位開實止四十二日耳

明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議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屬緊關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議三方而與討兵餉輒生氣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

予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
布挑練城守糧軍車牛諸務無不早咨檄早商量而從違
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
以出閔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
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別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閔
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
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
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攝之苦懷定要疑及
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
日安排非常套臣飽嘗之而亟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一

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輕。凡有兵無
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
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以鎮
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
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
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
否。原調近兵承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忙忙加調。
至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遽
戰。况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
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伏乞 聖勅兵部作速議處。

而無使担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為賊虜所笑。且樞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而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常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挈定本兵腔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一本兵于遼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意懸斷。樞臣答書論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
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
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
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
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
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
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守。則輒然怒。
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噴
人。點破。以為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
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朝廷上得外邊真情而顧專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樞臣誠能將此四望細細體貼以俯同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始得自繇而為

皇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述程請往募用中將士

楊公胸中
有數萬甲
兵

述程與撫臣議曰本職久宦邊陲夙諳虜態生長西蜀備知用兵如永寧宣撫奢黃其屬則有樊龍何祿符國禎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萬人也如石柱宣慰馬祥麟其屬則有陳思宇尚時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五千也如施州宣慰覃永化其屬覃之餘覃文化皆百夫之傑其兵可募三千也如羅網堪二十四堡其長覃大奉黃懷劉登崇等皆慣戰之將其兵可得千人也以至瞿塘衛如方武重之為臬將中州所劉國柱之為英勇其兵

可下人也蓋用之兵地險遠隘兵不用馬又不懼危是
 故其兵不練而成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行此川
 楚土漢之兵常勝于西北馬之後親過羞蜀土司頗相
 時見聘于蜀撫李化龍播州之口楚江招募土漢之兵
 認識今類以冬杪餘日親至蜀口楚江招募土漢之兵
 計得一二萬人必極精極勇者以備登萊前茅之用餘
 以各省新招者佐之有此敢死之士當前批虜餘兵接
 濟搗虛政恃以牽制廣東方為着是微獨此也登萊所
 缺者船隻器械萬不支用職抵用湖招募則路必出荆
 州可即于一府佐相助皆刻期而成隨水而至者也蓋
 之再撥一府相助皆刻期而成隨水而至者也蓋
 募兵近楚蜀職之兄述中見為鄭陽撫臣相與圖畫
 則招征必速而齎帶錢糧不足皆可那借以代補還且
 職見素能以威信服四省之轄兵而荆襄材料充斥之
 地藉其指揮則所造器物必且事半功倍至于募兵錢
 糧則登萊見有兵部發到十萬兩即于先動三萬兩
 餘俟多方陸續發到十萬兩即于先動三萬兩
 印下却履原類五萬數內扣其月餉亦于戶部原額
 款內支銷非增兵以靡餉也倘若前言處所各鎮已
 先征及則更有建武邊縣太平長官觀口六憚干浪土

司平州下司其主將英傑皆可羅而至之構而求之不
患無兵者于是登撫陶朗先上疏言臣先有疏欲于原
調用兵數內截撥登萊而科臣蔡思充以廣寧待用川
兵甚急不能分濟則舍道臣牲募之一途更無處法矣
夫兵在額內餉無外增似不必再續
天聽惟是道臣有境外之行且截撥有下部之
命而職不能符覆為之然有不得不
上聞者矣。

卷之十

三十一

十一月 甲申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群臣朝賀。

王三善、孫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乍聞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

可風

無用化為
有用只在
任事者一
釋念耳

苦心苦口

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數日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
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照得遼東經畧熊廷弼留下廣
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敢冒支
今車止四輛不免為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
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餼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
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
有裨實用噫臣為工部之不應故于澤于戶曹也為人事
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寤寐乞憐于司農而為
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
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右參政王世仁謹揭職承乏前官乃拜
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且將奉勅前往相檣撫
是以蚤負山以蠡測海也然命之矣敢不矢心竭
減此而後朝食第賦勢日熾匹馬投荒不無肘腋
幾欲稍請兵懼多滋費計惟湖州一枝見在京師
昔日所稱君子之流亞也無安家之費加御之請如
新帑給以行糧便于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若
而國家不費一錢于理甚長于計甚便若區區
濟國家之急豈分內外之見代乞當道照題督行
臣幸甚至于途川兵其勢難強歸之當得一臂之力
來之恐生一路之擾又
廟堂之當斟酌者也謹揭

要如此立
心

忠公有影
之言後來
畢竟從此
看

卷之二

三十一月

卷之十

三〇

起南都水司添注郎中岳元聲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太常少卿白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據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套虜搶犯合水環縣慶湯日固原尤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達賊四五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黃吉嶺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并于谷駟人民被殺盡搶掠鎮店房屋俱用火焚訖

于谷駟屠

民三千餘
家可比大
縣

二十六日賊回留說話着撫院拿了杜總兵便罷如不擊
初一日賊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于是遠
杜總兵我商買逃後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青
近震動商買逃後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裝一如漢人青
衣絲帶隨押包馬騾入駟中作換馬狀入駟殺人有
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衙役在內死者有
者有謂婦女擄去甚多將延安一員女用轎擡去者
有謂總兵官坐入轎離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叛弁馮
大棟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他古遼東職獨不能占陝
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祭墳者有謂賊
牽來馬駝數萬滿載驅歸前後你且生畜人口不無遺
落我兵收得控報奪回者又據膚施縣申稱八月二十
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南至甘泉縣麻子街
東至延長縣千谷驛布滿本縣境地本日于掠縣後冲
要熬子原并北關文廟坊民房盡行燒燬四野搶掠
人口生畜踏踐田畝不知其數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
甚者自東方不靖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
動而延鎮精銳牛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蔡思克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躁入左支右

卷之二

三十一

疏中皆至
人至緊之
事

吾動輒露肘、以貽

卷之十

三三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嚴旨屢頒、朝筭可謂周詳

竟未有戮力衝鋒、爲國家伸一憤、此無他、將無死綏之
志、或真病而絀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
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奄
床褥、誰爲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貴、劉徵、黑雲鶴、周守康
高國貞等、才智迥拔者固多、而貪黠、懼怯者不少、聞有散
糧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
留以自衛、不肯令富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二百、折
銀入己、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有

要素

方分合如法者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換或就
遼中諸將推轂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廣寧不
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顧合抱之材
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樞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
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端閫無若朱騰擢等
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輦轂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
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套虜蹀入烽火達
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賊曠遠者有言邀殺零虜挑起霧縵者
有言虜投謾書不拏杜揔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眾潰邊
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揔何辭以解第大將而為虜

長慮

所忌乎。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謾書而擠所忌。則大將之去留。夷虜操之。如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恨文煥。為素仇。文煥更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文墨。竟為兩臣推出重担。畧不為地方眉睫計。誠為確論。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料理。抹馬勵兵。務保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額餉盡數解發。使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登萊之兵。第使游防海上。則一萬已為多。若使之會同發。

棹進薄南衛、牽制奴鋒，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酌定三萬，奉有明旨矣。顧截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僅滿萬，閩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屬風影，則或勅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炮大小二十餘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及具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取用銅炮
正見都凍
晉心處

放釋無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授蓋火炮一位費銅本工價不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勅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申飭計典慎咨訪杜私揭捐資格核卓異懲據辨逮鄭之范于理追贓抵餉

廕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功在國本故也。

嘗

三子並封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奮然不顧焚香草

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諍

旨下廷杖一百為民骨斷而復續氣絕而復甦嗟哉

欲從龍比為地下游矣乃

皇祖震怒一查即轉念一查雖弃其身而終用其言致

令主豈不驚

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慕之者擬為必岸然一

激烈丈夫吸就之口絕不談於節或言

廷杖事輒引為耻君子所以既高其功而又欽其德量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為湖兵聚

眾鬪殺事奉

卷二七

三月二日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圍首禍的嚴查具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參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真如嚴霜烈日。令起釁者。逗遛者。胆落矣。顧遷延觀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之時。通州密迩。京畿豈容兵久駐之地。况工部之衣械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朝。景珍又何所為而潛入都下。則營求加銜無詞以解。

也。向使景珍非入京黃緣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至形影既不相及酒肆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殞命田景坤固爲戎首張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難免議辟則景珍安容輕遣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慎賞給之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例得加銜蓋藉以鼓勇性之氣非以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續接踵使統領武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耗壞多端人多而物價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况彼既以營求來奸役必以鑿空應無乃腹軍糈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爲令一切援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良法

部即具請加銜違是而于澤者罰無赦要使部復因其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在上誰不望榆閔而踴躍庶觀望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輒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爲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跖而給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庶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口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况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求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關夫若輩既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甚莫善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揀閱。上暫咨督臣王象乾訓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之虞。且使當關壯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慎。賞給以時。務着是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撻伐。不難矣。

虜酋良定等犯甘肅鎮番等處。參將王承恩率兵將拒之。千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兩朝從信錄卷之九終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
 國正北即墨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
 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温界過
 陳錢下入金雞舟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
 西即吳淞劉河崇明迤迤進江即狼山橋舍及江陰孟
 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迴三百餘里前方有
 可食可種植五穀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夜方到不知
 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
 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蛟蜃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
 主姓王積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聞亦為盜此
 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卷之九

四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乙酉

清理黃冊

四川藺茵倡亂

據重慶

九月十七日永寧土日樊龍樊虎統領調兵至重慶聽
 川撫徐可求照發密受茵長奢崇明奢寅父子逆謀挾
 象煽亂殺傷官民遂據重慶當時殞命者則有撫臣徐
 可求道臣孫好占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
 官王三宅順慶府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等又
 有叙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坐營指
 揮王登爵等俱同日被害其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重
 慶通判王天運猶得負傷踰牆而遁也至于左右執事
 一時伏尸遍地不可勝數矣大約奢酋之謀原非一朝
 故有謂一官責其二頭目各五板各兵側目以視入欲

卷之十

一月

黔土兵之面勿使竄因而效亂者四川道夏報有謂龍
 等止兵七千冒充一萬因撫臣點核比較汰革老弱乘
 機倡亂者王工部家丁報有謂其因索錢糧輒起悖逆
 者石柱秦氏報皆未足憑而惟是言原調上兵若干復
 多帶若于以來土兵入城聽點江岸仍掘列數十露刃
 以俟城內砲響城外應之即將江口停泊商民亂斫
 搶者此報稍為可信此當日變起之情形也但聞據城
 之後城門或開或閉商民船隻順流而下彼亦不能禁
 惟時時痛飲或樓或歌徹外麾下亦稍
 罕資以逃似此舉動賊之志可以見矣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據四川遵義軍民府申報防守黎民營
 千總官蕭有忠大灣營加銜指揮李逢陽等各報稱永
 寧宣撫司奢崇明督兵到江門仍又旋回伏在媽蝗江
 劉兵二十三營鄉民逃躲等情又查得遵義縣米由水
 阿六名谷王俱在遠陽回假稱守備同蔡金劉星耀等
 來催招新兵又有本縣白田堪余馬戶王鑿生等百餘
 人尤以援兵投入宣撫司援遠會合作全係若輩主
 謀搶掠居民燒燬房屋隨該府通判袁任差捕擒獲

賊仍未至
何為死
寧能逃乎
廷議

通夷犯人張向極何成龍一係生負一係吏胥到官供
奢酋崇明欲殺破遵義等地方併通同楊酋為內應楊
福招集舊民內接外應謀為不軌其應調援遠之兵命
夷目長官樊龍等押行崇明與眾夷日羅象乾等將夷
兵半萬折回巢穴逆欲乘機三路進兵直搗遵義亂機
已萌勢不可遏湖廣巡按舒報十月初三日戌時遵義
府署印通判袁任攜該府并遵義縣印奔往貴州史按
臺稟稱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藉口調兵援遠重
膺亡命奸徒及播州餘孽聲言復土揚保舊民一時蜂
起附投遂將沿海營哨殺擄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
無措各自奔逃本職數次撫諭阻攔不佳奈本府知府
杜天培病故本道李仙品督兵援遠參將萬金全赴重
慶未回原有本道標兵二百五十名參將標兵七百名
守城兵三百名因借充援遠去至十七名見在數百名或
隨本道遠出或隨參將赴重慶或送杜知府極至桐梓
兵教全虛比無固志衙役全逃惟職一人踰天無奈於
九月二十八日只得賣印出城頃刻逆兵果至還入府
城已是無人之境矣職強奔至烏江幸有奉發都司許
成名并都指揮徐用賓等督領奇兵鄉兵把兵欲渡江
赴援遵義職疾呼過凌撤去舡隻職方脫命前來等情

卷之十

十一

貴州史
巡按報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賊辱遺秦氏求其
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鄭陽撫臣楊述上奏

聞

上諭兵部曰宣撫秦良玉圍城勦逆忠義可嘉并貴州宣
慰司等司檄調協勦着會同該省撫按便宜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眾禦之攻興
交知縣張振德死之

時賊勢蔓延逆徒借遣人民望風逃竄戰守無一足恃
緜溪瀘州江安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
能敵遂同妻子自焚水州長寧榮昌隆昌壁山亦俱空
矣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頓兵堅城屢挫賊鋒其胆

力有足
嘉者

賊逼成都

行人張誦致台衙門倍日川中兵變入報夕未見
 肯下茲事急矣茵兵圍省城過二十日盤踞松林風息
 不通危在呼吸有如會城失守全蜀遺裂難以收拾
 萬不得已走捷足具疏報
 聞天地翻覆突起御工身罹其害慘不忍言矣而在台
 臺象位老先生理遙聽閉心其苦更倍倉皇疏揭僅得其
 聚其危急情形以烽火阻斷未能盡推至望昂力協心
 速為極救請官請將着實上繫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
 請兵請餉請官請將着實上繫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
 救遼故事又無望矣就中
 請內節尤至急蓋被陷諸郡縣公私俱入賊手而附
 近地方官逃氏散餉無自出如省城堅閉那貸蜀藩而
 此後將何支撐至官之缺乏在平時已不或果象而今
 虛化為烏有最急者將領官無一人故有城之圍諸路
 應援忙不湊手今東西南三方阻塞僅有川北一線可
 通車書可容逃徙而岌岌乎旦夕不河知矣併此路一

卷之十

三
二月

斷後圖版復徒何處置力此時急宜蒞一脚手無志之
蓋司速來坐鎮劍門必保守川北門戶不至阻扼使與
神京氣脉相通方可措置而亟設監軍于潼關與綿
印兩道四面葉應尤不容少緩時刻然且不知省城光
景如何恐此說無及痛哭何補惟台臺是亟圖之最可
恨者重慶報變承差沿途索詐不肯兼程事非小可時
勢至此尚可奈何詎深懼奪
命狼狽伏當計不旋踵而坐視
宗國傾危無能效力勢迫情危萬乞垂矧

亦是良法吏科給事甄淑請端道公忠敏慎大臣一員駐劄夔州細
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
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砮司秦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臣司世受

國恩素懷忠盡、自遼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歿、
親弟秦民屏、遍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侄百六十人、血
染沙場、每懷裹革、操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征調臣兵
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羅、挑選精銳、林馬洗兵、以備點發、
蒙本省撫院憲牌、先發永寧、平茶、芭梅三處、石柱之頭限、
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意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
重慶教場、候點聞、因索錢糧、輒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
州縣官、戮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言者、雄據渝城、遍行
擄掠、大逆不執、臣聞怒髮上指、切齒酸心、誓不與賊共生、
可嘉、隨即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畏行糧、同胞弟秦

明屏胞元邦屏長干生員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都司
 胡明臣鼓舞激勸協心籌畫先發兵四千捲甲疾趨倍道
 兼行銜枚勒馬潛渡諭城札營丁南坪閑咽喉之地以扼
 群賊歸路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斫燒賊船以阻泛舟東
 下臣親統殺手大千令胞弟秦明屏督陣前鋒沿江而上
 水陸夾攻擒賊必矣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
 州一帶地方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
 上下聲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勅部院速議文武鎮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
 倒懸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親信弟侄

同佐指揮籌画、惟臣胞弟明屏、征播征黔、先立微功、近從
援遠、蒙部札銜都司僉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臣
與賊相持、孤軍進退無措、幸屏即續統領精兵、往救諭城
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憐念忠肝、謂臣不謬、加賞參游職銜、責令
分統司兵、獨當一面、冲鋒臣侄生員秦翼明、提調楊學禮
俱係文武全才、祈各一銜、以便軍前効用、庶人心得以鼓
奮、而旦夕可平、臣竊思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涯誓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據逃
難商民傳說、仁懷赤永瀘合州縣為奢兵所破、長壽涪陵

百姓乘機自亂，草木皆兵。除臣一面恢復諭城，安撫鄰邦。州郡外，俟有捷音，另行飛報。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賊。候事平優行叙賞。其賊情着陝西鄭陽巡撫宣差人偵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請蜀事，便着與彼中應用。

廣東道董翼奏曰：蜀于諸夏為斗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原是有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挈丸泥而封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耳。我

朝幅幘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千餘

里差直當天下落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皆其建銳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為中原禍豈淺鮮哉。臣因謂蜀患不減遼患。而救蜀當與救遼並急也。

蜀警促德。一時建議者。或念切封疆。或情關宗國。或痛生靈之塗炭。或嘆地承之舊窺。忠形石畫。義見請纓。用哀群集之嘉猷。永載不磨之令甲。

議重臣。

總督

董翼曰。蜀兵單弱。揠伐難憑。勢必藉力于滇黔秦楚。而一日無兼制之節。四省之兵。一日不能撤也。督臣可旦

善繼

耶

本兵曰。廷推總督。已稱得人。惟是駐劄之地。居中調度。應在東南。而今叙沅一帶。半屬賊巢。別控扼之柄。宜取

時已推張
我續矣

卷之十

二十一

卷之十

上遊順慶一府南瞰重慶勢可比于建瓴西應成都鞭

不難于及腹此建節之無谷再計者至督臣兼制四省

責任既專事權宜重是

皇上界以寵靈賜之尚方劍俾得便宜行事而提兵聲

討用赫天威猶宜資其調遣原調川兵奉

命返旆俱聽相機督發毋從制

孫之益曰牙肅虛懸誰為控御今幸補撫臣朱燮元矣

塞上有夔龍可以釋

皇上西顧之憂但恐入覲在先聞報在後地方仍虛無

人可慮也宜星夜齎

勅印前徃即使途已久而必令過速回任相機擒勦庶

文武有所稟成而地方得資其彈壓之望也

又曰川省無兵不能不借兵于別省遠者以數長不及

宜

勅諭湖廣貴州兩撫臣一提兵夷凌邑東以壯上游之

聲勢提兵于承寧境上以作搗巢之聲援二臣即于

此地候代不相妨也仍

勅令沐國公提重兵于畢節建昌境上以候調援并南

掃蕩又初安豈慰率麾下各軍或搗其巢穴或乘後追襲彼昨

秦勳一撫
移鎮

冲道

茅遠服世受國恩富鄰有倉卒之變而不為朝廷劾一臂之用必非情也仍初論陝西撫臣遣標兵一枝于朝天嶺上以為防護守送之資疲四路聲壯而賊氣可先奪也董翼曰蜀以破道為門戶門戶不通堂奧安得而有之秦撫之出鎮漢中更一旅住沔陽或位寧羌以衝聲援乃鄭撫節鉞原為四省而建蜀之瞿塘忠州衛所並隶鄭撫之法豈無有深意乎直祖宗移駐荆南督發入夔兵馬如播州之役撫臣江鐸提督偏心事例疲楚蜀聲援不至隔絕而蜀之東南西北首尾可以應擊呼吸可以通氣也又曰道臣之權宜酌今日之蜀首莫急千重慶次莫急于叙州而治陵去渝城止二百里三道皆有事地方一履任之期尚杳如也徐如珂學國仕雖已奉命有叙州道之怒無濟也就附近揀才宜破格陞補亦便計矣

卷之二

己丑月

議道府

卷之十

孫之益曰、今道府被戮者數人矣、中外另推、何時可到、
宜下、即補、府中、有才器者、即補、道缺、佐貳之缺、其
畧者、即補、府缺、知縣、中有才器者、即補、府、以濟危疆、即
有、經、緯、長、才、倉、卒、應、變、者、不、如、破、格、錄、用、以、濟、危、疆、即
銓、司、不、能、一、一、盡、知、其、品、今、舊、按、臣、吳、之、韓、已、入、都、矣、
其、于、諸、臣、之、才、品、不、啻、燭、照、而、數、計、可、一、問、而、知、之、
梁、之、棟、曰、今、黔、兵、無、餉、無、民、而、又、莫、急、于、無、官、即、保、寧
接、壤、漢、中、為、西、蜀、咽喉、根、存、永、矣、為、戎、馬、蹂、躪、之、所、兵
變、以、來、郡、守、周、道、直、練、士、著、修、城、隍、守、要、害、諒、概、幹、濟
聲、勢、大、振、人、心、所、恃、無、虞、旋、聞、按、臣、檄、移、川、東、矣、守、道
又、已、疾、陳、矣、宜、就、
近、推、補、以、資、保、障、

議城守

孫之益曰、承平既久、人不知兵、垣雉草蕪、誰是金湯、宜
速下

勅諭川省各官、今歲自布政司以下、俱免入覲、令府州
縣正官、嚴督鄉兵、護守城池、即途次間

詔者、速回到任、異日賊至而能出奇制勝者、與護守有功者、俱從優論、違者以失陷城池之罪罪之、不得以入覲在途、卸責也。

議將帥

孫之益曰、今用兵作亂、土司在在生心、宜于秦楚就近地方、擇名將一員、統領重兵、鼓行而西、庶先聲所至、賊酋寒胆、而不致之擾中原、大肆殺戮、董翼曰、今之將蜀兵者、已陞遣揚念懋矣、而蜀自成都至瞿塘、可二千里、時且有夷兵竊據險阻、可以一余懋遙制乎、宜仿初新設鎮楚總兵薛來鳳、統領援連川兵之逗留者、徑由巫夔直上忠涪、以防奔逸出峽之路、國初之平偽夏、何常不以兩路並進耶、

議兵餉

梁之棟曰、比閩錯繡必有一鄉一國之豪俊、為之首倡、寧無有如合州程宇、鹿董盡倫輩、捐金號召、倡率義勇、

卷之十

十月

民兵屯軍

正兵于民
足餉于賦
如策

而蜀口形勝釣魚云頂之墟得以扼其要害者宜王
本地鄉官士夫倘能勵眾軟盟揮金激勸與地方官
謀協力請告者即為起陞罷閑者起用舉監生員皆分
類優異而素封之族亦令捐資助募即與之以十把總
等職銜以示鼓舞則城自為牛人自為戰必無逃遁而
就近州縣互相應援為合之象豈能堅壁以老我之師
也

孫之益曰守巡兵備官及各衛所官俱各有城守之責
民兵壯勇衛所屯軍令星夜查核補足原數予之器械
作其忠勇令戰則勝守則固雖是臨渴掘井而救焚拯
溺舍此無策焉
梁之棟曰益州人民初罹兵革有流亡在道叩心泣血
者有父兄子弟比隣者驚悍之民據財物掠婦女不甘
心叛亡即散為盜賊猶當檄令郡縣官照糧起兵簡其
丁壯臂力并察稱強悍者編為隊伍州縣官即動徵收
錢糧常加賞賚倘有督力機警之輩或命為十人之長
百人之美特厚其糧糗果能馴集固守事平之日破格
獎賞仍分別蠲免以酬其勞績如恤災荒之例廢父兄
子弟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為賊用而我乃收一
臂之力也

議兵則見
有諸衛土
司鄉兵義
勇截歸援
兵語色而
餉則惟藉
發帑一項
而應者復
遲之其何
不以主靈
為兇戲乎

議防守

一以不解長都等僅輩
分解金何壽所縣括翼
赴二十不仗松一空三十
巫十鏹土藩不餘萬自
婆萬前沈成威但以支微
急為車沱者茂等府庫不
餉兩之當亦不衛想已集
軍路而為下二集二諸藏
士以三此遠過矣宜急遣
毋分解赴成都賢能
伴脫巾可也

貴州巡按史永安曰黔與遵義地界密迤烏江之險可
阻敵兵之來而涇潭窺安餘處黃平龍泉一帶賊可長
驅而入萬一勾連七寨兩江之苗如虎傳翼黔之大事
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謹防涇窺非兵數萬不可而川餉
二萬八千金既沒于重慶僅餘楚餉除解到者用盡將
到者止一萬二千金倘漢土援兵回集不足以供一月
之行者是時無兵則憂賊無餉則憂兵不足以供一月
湖廣按臣舒無兵則憂賊無餉則憂兵不足以供一月
則辰院急道分守荆南道劉澤深以領表入會城隨義
撫臣檄鎮歸州而以江防道移駐江陵財絡策應相機

議賞罰

防援一帶江城嚴行申飭
 荆州知府熊秉鑑具揭按臺云薛游擊帳前勇士僅一
 二百人其親兵一千近在襄陽或可呼之即至又有夷
 陵州教帥孟希淑者亦募壯士百餘人願隨薛將軍直
 賊一得台臺號令彼即鼓行而西此非為我守歸巴直
 為蜀平大難耳卑職竊見此人勇而有謀士樂為用號
 令嚴明必能成功其所携餉共一萬有奇蓋帶至山海
 關支前隊者而工部主事之銀則所以餉者兵二部一
 餉者者減奢極為直截但須台臺知會兵工二部一
 支發似亦無碍至于守禦之策早職力所能為者已畢
 力為之其不能為者尚俟本道移鎮具詳申請大約目
 前吃緊之着則自巴東歸川夷陵宜都枝江松滋以至
 荆州之沙市在在有人奸人日日有偶語其州縣正官除
 松宜原係裁減衙門外恐歸夷巴松盡當免覲萬一蜀
 不即平他日征調紛々俱由此
 路誠有一日不可缺正官者

本兵張鶴鳴曰夫郡邑守令既任專城義富无守乃自
 合州江津而外為遵義之袁任者何比比也烏合賊眾

朱二十一

未必遂能陷城而城先自陷劫无勿去之義請臣獨不
開乎周禮嘉翁登彦危城獨任應行彼中撫按從優獎
勵仍聽吏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无難自焚應聽該部卹
錄其餘逃竄諸臣併乞
勅行督撫按臣查
勘情形分別請罪

議賞格

本兵又曰重懸賞格如有擒勦逆賊者不吝萬戶之封
脅從投獻者許開一面之網庶眾皆敵愾反側歸心奢
賊其為
登魚乎

致舞人心

上諭兵部曰土舍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犯着嚴
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參奏重治六西屢從征調劬勞安位
着即與承襲各土舍宋嗣殷等盡行催襲不得稽延○總
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卷之二

十一

上覽吏科甄淑邊情疏諭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是封疆
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着遵旨實心協謀督
撫道將相機戡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籌共極危疆如
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戶部專司芻餉
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祁伯裕為南都御史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幽忠
以先

聖孝

昔貞觀在禮垣以
國本未定跪凡九上

祈為民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侯景襲陞三級楊崇業贈都督同知廣
一丁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侯景襲陞三級俱從
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
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
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
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再見龍贈指揮使李何彭卿彭
應勝彭相舟各贈十
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國身輕犬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一曰願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本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

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因言忤旨彼時

聖意雖未即愆然臣已自甘斥遠不踰月

入叙何等
季四

皇上龍飛御極新詔首復臣官此真國家二百四十

餘年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契合臣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每憤

朝家多故嘆人情偷安心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利國

家無丹不披何暇顧忌不諳事體誠有如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罰示眷

天地同容

臣

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

聖上半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答

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為職舍進言別無可為効忠

之路

臣

安敢因言未投機遂從此以言為戒乎且今天下

滿肚不平事千差萬誤

臣

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疆

場大患終莫急于妖氛正熾剪滅此而朝食力尚屈于不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發于未定賊之滅早滅晚專看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籍有一班急難之才近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約謂紹芳去而殘遠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亦慮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遼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灌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掩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祖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每深。人謀不及。直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盪舟于陸。不惟誤國。亦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臣謂方今在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勅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蓄務必。有以繫其心。使之戀。

披瀝已盡
聖主禮祿之隆。而不能舍。勿仍循咨濫擢。官思擇便。才願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生擒活捉。以徃。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皇上復不憐其苦。未聞裘帽之頒。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落泉以至郡邑。其于戴冠安民。頗多經歷。窮情殫變。路熟車輕。苟官不致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萬國之人才。盡集。

識高法善 闕下合先初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卷之十

十三

觀各正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局幹耳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符罔京堂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問勁質長才勿限明經一榜夫擢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廷推人又欲竭吾才以副視夫倚于造次羅之以風影其人之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而之求監軍之選臣固知其倬有餘地矣然業已蓄之京堂儲之部署原圖拯亂非取養尊如要害之需才時尚未及京堂宜任之練兵

是人情

蓄騎督餉視師但憂隨試不效何憊大用無時部署宜用
之戶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或因
其巧筭苦思收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厭
甲與夫職方郎亦不患于偶缺無人久之果各有成績可
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旁開倖賞俾諸臣務得緣是為
速化之梯京堂謀陞內地巡撫部署謀改各省銓部一番
鼓舞祇以長異所蹂躪之風人言如酋為催官星不誣矣
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端哉至于山中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
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察案界限華夷

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誦。即所以自爲豈直無見第如危時。

冲聖何猶宜

特勅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國家之急者也。睽此久邈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遠撫，疏未週想，弁華而連彙及之。臣一念報

主葵誠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諤諤，倘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攣，用塞罅漏，立勅衙門議覆施行，真

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
來到任不得任意揆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湄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貴軍事

廢馮琦劉夢先各一子入監

遼原任遼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宣付史館

直正直言
毫無阿可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遠左禦奴一事
祖宗之金甌視爲安危都城之心視爲離散草澤奸雄不
逞之徒耽耽視爲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遠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
者何如干係而

道

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爲愛憎以愛憎爲低昂又或以含糊
爲兩可以兩可爲責成乎臣久欲吐胸中憤懣而緘口者
二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即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不從中制，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久，辨駁踵至，其執爲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修進修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為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一盤托出經畧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形勢狡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而紛紛煩。

通政

廷議為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搖于詆廷。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債。恐蹈徃轍。意將信乎頌化貞之口。而空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為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遠事。出群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真有見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間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仗之一籌。

莫展。果真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秦績別有奇才，不必遽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是兩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亂，兵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東寇西擾之際。

痛快無前

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唇吻。劫忠戮

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臣于首輔有厚望焉。臣非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國家指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違藩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畧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看有先後。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為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
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續接經臣守事分撥、纔定戰事、收拾難遲、疏布置周詳、防守縝密、經臣有画、撫臣未嘗不從、伐異為同、此事概見、臣等正奉

旨會議間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以鎮
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胸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
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守
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閉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
州辭意甚決蓋聞回鄉鄭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密令
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
是着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相沮而第勵以慎重
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
兵馬不過三四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隨
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麗兵殺奴衆二千餘而不能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興安勿拘寒者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束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弼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
以密聞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頃之撫臣貽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庄亮子溝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瀆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報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有私阻遏之勢

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

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葺，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謀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收

總足連絲
之類如兩
確不並
何

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臣等恭候

勅旨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為

不是難斷
只是不斷

廷議紛紜、實話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遠事、勤、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思、屈群策、合群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遲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閩外之
方畧、算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真時方為道臣、獨能從容
鎮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經畧之命

眷禮殷隆，則又竊意以為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當之，遠左必無慮矣。然

惟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

越可為左右手，矧二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每

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後見

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為小嫌耳，何至于參商。惟毛文

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

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遠人殺戮之禍

曾見毛文龍塘報王遷撫云蒙李渡海夜

卷之十

三十一

捨人心脈
復護土一
惟便宜從
事未見經
撫曾有臺
翰秘授令
其如何起
手如何接
應並無約
誓則業機
匪復文龍
職也何得
罪以輕動
即便輕動
亦錄王撫
所委文龍
不執其咎
天下事當
與天下圖
軍必事盡

則前此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
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韓睦
共保危疆而微誠不足感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
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為臣亦以為非曰如此則廷弼不自安矣
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為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此疏甚佳
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為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
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三千今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
為之後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撫而

已成立
已立于

且無憾于文龍，遠事亦可為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為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并力為遼左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為說。臣與同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議擬下廷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為非。惟此事重大，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為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者詆臣謂目前可以籍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籍口卸罪為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西羌，以為魏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選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

水夏不肯
受廷弼節
制廷弼益
不肯變化
貞節制畢
竟使兩個
面心不
和之人擠
在一塊做
壯那得成
功

國者乃十人彼何常廢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辛武

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

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難為之主張且留化貞以為武

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欲化貞

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

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妬功嫉能敗

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為

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為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

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

相與咨嗟思慕願為執鞭即其疏請追錄其功

皇上亦以為然，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
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違事久，無結局，則內釁必生，恐其
禍不止于蜀也。曾舉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
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為
過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臣病昏迷，觸事情憤，其不能
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
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共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
巡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丁毛文龍

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如其果真、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附經畧熊廷弼揭項闕報見闕下葉老先生廷議紛紜疏內一段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遠事久無結句則內繫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曾舉趙克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及守遠此觸事憤憤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云云若謂屯田一舉職不由其主張然者讀之不勝惶懼查葉老先生命書曾引西夏事未曾舉趙克國策等度也時恐仰孤元老憂民憂國之盛意亦將地方情勢悉心籌度其所以不可行不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還荅以副明問今往復札俱在也若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轉餉必不足以守遠但

一付之精神元氣足當閩外之寄者行之而後治職以
 不任之罪易耳何處不能主張之有徭倖王東里
 諸君嘗勅職不用遠人不知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守之
 君父兒戲為職罪若不知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守之
 詳而但想必不可行必不足守八字為日後再伏一層
 公案設內霧一生而職不知死所矣謹將原書發於與
 海內共質之業相公來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
 論即垣部臺省不能易也今撫臺已歸想此念亦令惟
 是明歲之事須當講求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
 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
 得廣寧後得遠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
 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為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
 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
 國眾物力果能辦此否屋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
 隅即屏弱如宋以元昊之強闢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
 然其所蹂躪不逾西陲數郡而已天下宴如無征調轉
 輸之擾也今奴酋雖橫其勢尚未及元昊而海內糜爛
 决裂一至于此果何故耶往生在政地時門下按遠言
 屯田之利至為詳悉屢勤
 明旨褒加獎許

尺一

三

神皇之所以下或亦在此後經畧其地全不諱
 及又何故耶即云開缺者河諸處迫賊不可耕然全復
 海蓋之區固其宅也何以一粒一粟盡仰給于內地衆
 用兵而盡仰給內地未有不敗者今毋論奴能浚河能
 尅我廣華但使画三空為界隻騎不侵而每年千萬之
 餉從何措辦不我而我已困矣夫人身癱疽為毒試足
 傷生乃善治癱疽者必節宣其營衛朝護其元氣使毒
 去而人善治癱疽者必節宣其營衛朝護其元氣使毒
 能治癱疽也若但用金石克伐之劑以取劫于一時曰我
 公專守不計及此哉頃光祿何公深為慮上書欲置連
 陽專守廣寧有能守者則不愛茅土之封諛者雖以其
 奔遠陽為非然使于其意而行之有能復全遠者即令
 世守其地如燕國之于瀕海內賦山澤之利盡指與
 之俾其專力捍奴毋累四海此亦書生之談未必
 有當聊以質之高明至于大札云千萬言撫合經撫
 之不令而此中縉紳十思萬想只望經撫合經撫
 遠安不令而此中縉紳十思萬想只望經撫合經撫
 受節制之一則遠危其閉係甚大想其不合之故只在
 更望門下深念封疆之計舍短取長共建此不世之勲

業母至于兩敗而俱傷則天下幸甚尊在夙愛故盡言
 無憑倘恕其遠東用兵騷動海內為憂欲要如黔國例
 承還示深俾人守其地專力捍奴母累內地此率卯
 捐至懷而固圍之長計也反覆籌之將已復全遠驅賊
 之母言捐河西軍自食其地後民掠盡屯惟荒廢雖有
 而初言捐河西軍自食其地後民掠盡屯惟荒廢雖有
 國賦搭放軍餉僅存原額十三雖有雜稅僅供官役廩
 租公費與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而予也元昊雖
 料八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而予也元昊雖
 價而九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而予也元昊雖
 橫之我其所據守涇原秦鳳環廓諸州郡皆生齒財物殷
 盛之地其人皆中固結而無二志以此自足抵當而
 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遠東三絕地也自秦漢以
 來止設一督護羈縻未著版圖後且淪入夷狄千餘年未
 有歸於一統如三其久者而氣數循環或自有盡是謂
 天絕四面周遭三千餘里皆海僅闕外橫三千里
 與內壤相接如筋繫贅疣于身外而極難救援是謂地
 絕其風習性情與虜相狎徭役稍急則怨言而願隨虜
 去是謂人絕是奴變以來誰不為以遼守遼之說周巡

卷之八

三二五

撫疏主力行而不效李如模自請往募而不效劉國晉
 以遼而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纜一遺往西寧鎮武設防
 弱每棄甲馬以投河東者屢屢見又生齒絕少料民趕牛
 而苦無人行而况兵馬其不得微調于內地者勢也
 且苦無人而况兵馬其不得微調于內地者勢也
 單甲所無而况兵馬其不得微調于內地者勢也
 色匠役河西一銘煤炭角系鱗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
 而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時
 也故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時
 為賊所虜者金伏海蓋之區雖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
 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人稠而地磧又重伏山岡不似
 而遼陽地土見為民種又未有奪諸民而與軍屯之理
 先是時潘奉與賊對壘僅六七十里即檄鎮道每馬隊
 五匹內撥一單總領放收亦不可得何況屯田惟是三
 岔督餉具三百餘里土疑可屯而且無對壘之危屢書
 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領軍已少不能屯另募
 又無人應若留援軍屯而每歲支餉廿金所出不足償
 所食議遂止蓋按遼時額軍月止二錢五分或三錢四

卷之十

三

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為有利而今且人人食內
 餉有月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公河與賊對壘
 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遠斯已矣如欲復全遠
 輸于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遠不轉輸而欲捐河西
 定借內地微調轉輸之力不復全遠不轉輸而欲捐河西
 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遠而捍奴忍韓范再生黔國復
 出亦不敢任况黔國之於滇亦是全用中原之兵力乎
 走其地而後捐滇之利以世守之非先委滇於黔國聽
 其自馭自守也光祿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遠而特以欲
 置遠陽專守廣寧之說意員語滯為言者所駁不知能
 專守廣寧者即能全復遠陽者也若沿河設險扼固內
 護農田以培其根本外伺釁隙以圖其機會三五年間
 必有一段光景可見何公之意正可做而行之耳初見
 賊氛甚惡人齊憤急欲滅此朝食故議三方齊進一
 光俱完為不再舉之計免得零碎延挨費反大是其設
 登津兩路者非其為賊能海上來也謂舟師渡海牽制
 俾廣寧一路若遂議裁而歸并廣寧一路為持久之計
 之設無用其若遂議裁而歸并廣寧一路為持久之計
 則山海兵馬亦可半裁通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海
 內之得以少舒十四之急豈非審時度力酌標固本之海

議而但以今日之情勢揜之恐決非
 冲聖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担科道所能靜聽而外亦
 非今撫之所能幹辨通
 國欲殺之孤弼所能更端而議也卧榻乱談以假明問
 伏惟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台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
 一言實是意見作法有斷斷不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
 苟於事體果能拂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處雖不肯相
 量而行而弼猶重謹奉封疆以從敢有異同于其間哉
 更惟台臺
 亮之不盡

稱職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廢一子中書。

贈議臣郭正域太子少保廢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瑞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諸日者所

危切之時
又欲使白
日無光

十二月十
四日日暈

風異

閔最大日君象也非弗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
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即君臣動色相戒
尚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冀其不
應而居若故常乎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
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晦暝固所間有迨時
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凝睛觀之但見
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
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恠風揚沙一坐漠漠通天皆
赤臣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
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厥水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卷之十

三十三

撮起爲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軋坤失色，事出非常，變
不虛作。臣非天之吏，亦何暇遠索廢微，然如此之類，常
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臣憶妖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
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視昨十四日之變，毫無
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邊
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雨止，當晝舉
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畧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
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雪，人終
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天地重昏，亦
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腥，赤子橫櫻鋒刃。

風凶凡三驗奈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于
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兢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靈臺漫無考據固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爲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臣比肩構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尋隙怙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迫而近邾閩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祇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憑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微應。禍患不輕。省躬
慮敗。虛已求言。并

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
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
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于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
心大槩。知傲天意。庶幾轉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
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豈

皇上自為金甌計。乃不殺于小臣之忠。為

皇上計。而尚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風爲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諉爲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禹臯諸臣亦矢心承任，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虞矣。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此論出忠
義揚于日
月

史官董其昌奏曰：臣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而况忠義奇杰，奮不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槁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快敵疑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爲

博濡而出

國家惜也。臣伏觀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逃，鄭重經畧，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內，疆促于外，舉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爲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邸報，南衛鉄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尤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奪

鎮江擒逆賊，終養真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鉄一束草一斗糧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糧，使之收拾殘民，立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制奴一奇策耶？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藉口先發為恨，一不策應，坐令孤絕。又虛騰塘報，破壞功臣。臣竊傷之，以為文龍不幸，既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永芳、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為難，又放還朝鮮人，計共縛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為奴所遣，以誘我猾。

大龍危矣
苦矣

設身存心
之論

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譏妬其功，惟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乎？臣愚以為文龍縱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鉄一草一糧而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當忠義子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擊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雄辯起座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奔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為養真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為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奔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侈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眼前三方之策舍有用錄無功孤忠義輔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己好惡如此不已臣恐天下耗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臣

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阻絕忠義坐失

于城內自賦而遺禽于奴深為失策如不避狂瞽言之伏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為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仍

勅梁之垣當冒陔曲達將所賞銀兩宣諭朝廷德意遍加

賜賚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遠不至并壞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議飭薊門守禦

自有邊難以來二路精銳抽調幾空虜幸而不逞耳倘
 窺我無備則庚戌之變實有可憂不止遠互烽火之相
 照也蓋原伍之兵抽而不補額將日繼而况老弱者又
 大半居中原冒者且影占無實延袤千里其誰禦之合
 查原調名數陣亡者議給優卹不得久占名糧見在冊
 者另給贍家所懸名缺悉行召補而時以簡練之法每
 路比試上者食穀糧為選鋒次為守兵又次為雜兵分
 別等第以行賞罰而即用為將領之差有閣臣之京覈
 在又誰不犁然舉東南兵乘障正為人非土著則台堡
 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埃嘗謹虜之動靜時在
 目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
 臺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
 上必有復親親戚將軍之舊者至于俸將母以鑽囑而
 希陞遷毋以震鄰而謀更調毋以皮面而託逐廬人既
 相習為通融狡弁復多方為營窟疆事之壞微獨蒞
 門為然雅意整刷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畧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閑節制奉

聖旨邊事既委經畧但悉心担当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卷之十

經會議奉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中制今却紛紛責朝廷遙斷各將誰護據奏與巡撫當必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多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徃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作速去

補余懋衡大理寺右寺丞

兩朝從佺錄卷之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壬戌 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
各具朝服齊赴行禮

禮部先一日具禮儀凡在外二品官列于在京三品官
之後三品官列于四品官之後在京文武百官在外布
按二司方荀等官俱赴金水橋北所有運司知府以下
俱赴金水橋南候
皇上服弁升座內外大小臣工行慶賀禮錦衣衛鳴鞭
鳴贊贊班班齊鞠躬四拜與平身鳴贊贊跪鴻臚寺
堂上官過中跪致詞畢起奏禮畢鳴贊贊禮畢錦衣衛
鳴鞭

駕興百官退

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臣資望淺薄待罪巖疆
過蒙

聖恩凌躡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茲小醜必欲滅此
而后朝食又見畿圉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虞爲

國家憂而奴猜忌淫虐有必潰之理左瞻右顧有可乘之
機河東之民倒懸望解甚於水火吊民伐罪時不可失此

臣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二回車騎甲仗，未能奏手，臣自不敢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預備，兵亦足用。又水堅可渡，飄忽往來，進退如意。水解之斥，則難圖也。東人絕望，肯向爲夷，幸而成功，誰與吾守？且奴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昨所赴耀州等處男婦計二十餘萬，北行。因聞鎮江之事，暫寄海州城外。男子不許挾貨，婦人不許纏腳，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孰非

皇上之赤子乎。

皇上命臣爲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爲也。東望憤激，徬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

顧名思義
凡人臣當
如是

發兵東徃、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
具稟云、冰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寬毅之人共舉、幸勿拘
寒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
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策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
謂虔誠、探著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因
問臣進兵方略、一一具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密行部署
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
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
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諭其稟、經臣且無
來、該道亦回城、摠兵祁秉忠、从病小愈、未能上馬、臣見其

羸弱憫之亦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一一授
以方畧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臣獨與高出
馳赴西平與摠兵劉渠共議謂卽不能大舉亦襲殺牛庄
之夷以奪賊氣以撤鎮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襲人
者出其不意故能得志度賊此時準備已久未可以輕騎
襲也大做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後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
自是遠慮臣自不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
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日選三千東去持挺徒行強半單
棍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
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今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間

古人有云
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
更凡有利
于國家事
之可也王
撫偵探既
真算布已
定况精銳
俱在廣寧
惟我調度
奈何倭進
倭退只見
上見不定
籌算不透
耳

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
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
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驍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願甘軍
令臣因傳明早西還却暗召金礪等于鎮武使以萬人往
監軍高出同摠兵劉渠命臣旗鼓官傳稟曰適細詢偵者
及回鄉數輩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即當具稟經臺仍議
進取不然亦是忘心是文龍獨為男子而吾輩為婦人也正具稟間
而經臣遣本房董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依違有厲辭復
下檄于總旗有危語咨書及臣反覆語難恐挑釁速禍臣
不覺慄然鎮道亦來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既東

行師全以
秘而斷取
勝如此遲
伺掣肘兵
機盡洩史
望成功

顧必不能來、轉眼兵汴、可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日之事、真爲蛇反、顧不能、恐文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矣、卽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書、咨內有台駕歸矣、何以進、何以退、其于人必有詞也、而恐其以僕爲詞也、自承乏以來、爲樞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難矣、而何可更爲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旣以言筮報、又親督車騎、而爲貞后勁、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夫矣、旣至鎮武、胡道始有賊隱情、以誘我之疑、不可輕進、高道亦謂上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俟數日當和也、因諭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一看、北至

西平奉台檄決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蓋牛庄
精騎三千奴恃爲當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震可
以舒文龍之禍而高道以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
以迴台臺意主慎重道在相成貞豈以是爲懟封疆大計
往覆商量貞嘗以之望鎮道况台臺乎議論不同貞自不
敢輕進非爲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述道路之詞以爲高
歸俟土兵耳接邸報見閣臣疏有經撫之可慮百不在地
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旣分水火之形內又分左右
之祖此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重使廷臣以爲
憂心亦何安貞悔欲彌縫之望台臺口角間稍斟酌貞必

不敢以不進之故語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曰：偵經臺荅朕一札，及錄覆咨報書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書咨，直是恐以阻進藉口實爲萬不得已之情，蓋在地方，可以不必求明，而在裏科道，不敢不求明也。朕愚千懇萬懇，惟望台臺相忘無言，直以未有此番舉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臺之大耳。等語。貞以此不敢問人一言，亦幾望土兵至，天氣漸和，尚及冰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怠常玩，屢報見虛之疏，謂朕之進，及今五次，而職不知誰爲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之也。臣六月，中越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同高監

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勘
河上水墻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爲乎
經臣曾以避難之百姓爲臣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
姓之逃者一次乎、今賊實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
裹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亦
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爲賊罪也、謂兵嘗玩
而無成、又謂賊窺破伎倆、夫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
之伎倆爲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
我并不以一矢相加遣、亦可不謂不玩矣、威安在耶、經臣
謂賊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則誣鎮道甚

矣。至謂南路軍兵饑凍狼狽，有怨言。臣敢謂無，但衆半係單裋畏寒，拳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不過五十里，卽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皮襖，欲何爲乎。經臣止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經臣謂前疏拿定主意之言，皆言言下藥。臣必欲滅賊，正是拿定主意。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執。若必欲遵一定之畫，守不易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並進，恐無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臣屢進屢退，爲兒戲，爲見虛。夫奴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不可禦，豈奴之兒戲爲見實，而戰之見戲獨見虛耶。經臣謂今日實不能進，或謂臣之

不堪與進耳。若謂奴不可當，我兵不可用，臣不敢以爲然。經臣憂賊窺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矣。今終日言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在我之屢進屢退也。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固國手，而使愚者當局，宜不能如公意。今進旣不能退，又不可，徒使臣跼蹐而不敢一下手。臣滋苦矣。臣今與

陛下約。臣在國家如雙鳧乘鴈，何足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叙賚，遼民

賜復十年，海內除去加餉，而戢歸老山林，爲太平逸民于

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爲河西
憂也。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蹙之，滅奴必矣。臣又願與經
臣約，怒蛙可式，無摧戰士之氣，勞辛可念，無灰任事之心。
但過河之后，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
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
則無幸矣。奴之破城，皆以葫蘆先登，守者卽紛然逃散，其
臨陣以木夷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
中國之羞也。我實未與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
論封疆利害，卽臣螻蟻之生，亦知受惜，肯輕試不測之淵，
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如以臣言爲不可行、願罷臣、或削去
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
賊、不至爲臣所撓亂也、

經畧熊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併亟罷
臣、以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聖主寵飛
請廣制額
在廷皆能
言要使盛
典因真才
不益重士
品乘新運
而彌光思
禮科都給事惠世揚請廣制額疏曰、竊惟在昔虞舜卽位
首闢四門、故旁搜俊乂、畢竟爲

聖主第一善政我

國家創制立法雖三途並用大抵尤歸重南宮一選二百

年來經文緯之之臣十九由此途出上既視此典嘉重而士亦翕然望之爲重卽絕倫之才終以不得身與斯選爲恨而天生賢杰亦非此進士一網所能盡取是以每科比諸士就試期迫禮臣必循故事請增其制今

皇上龍飛聖主覃恩誕布靡人不沾豈其于計偕多士而反靳之當此虞門初闢必有一番非常之收以昭

聖主廣被之澤矧于鄉舉已荷

皇上弘恩各增其額有差夫鄉舉旣加于往例勢亦不能不廣制科以登進之有頃禮臣自宜執

新恩浩蕩額外乞恩按

皇祖近年如癸丑丙辰巳未制額俱定于三百五十人其在今日鄉舉之階數自合疏通推

新主之覃恩斷當破格增額而進至四百餘人諒聖明必無難色臣等備員禮垣例得與聞切思進賢

大典且謂推恩而用何如因才而用言生士色與其下先爲設不如

上先爲施從來泰運何常但有人事以導迎之則氣化若

自鬱而漸開而天下蒸盛治臣等考宋太平興國之際魁

星燦燦多士彙征惟時入彀者至五百餘人其初亦不過

欲廣登庸跨晚近何常逞揣夫天地將交而拔茅茹以其

彙自是貞吉之象究之一榜果稱得人有如呂蒙正張齊

賢等英才輩出，相與內調玄化，外靖胡氛，而一時治化旁流，遂亘絕近古。

皇上寶籙初登，治機方啟，趁此多士鼓翹之時，四網羅之，不使宋之太宗專美于前，定以五百名之制，暫行一科，以觀雲龍之會。以迂治平之來，安知無命世之才，遊會乘機，匡時翼運，群賢出隱，竟成治徵。

新天子向明而治，一代芳規，此爲最上，斷而行之，惟

皇上之所命之，若猶是拘方泥格，躊躇于氣運之轉，未必由人，賢才之生，難盈此數，亦須于近額三百五十名之外，大增其數，決非僅僅再加四五十名，便足厭群情而應景。

運

卷十一

聖憲斟酌固自飽滿更宜早渙
明綸使深山窮谷莫不知

新主臨軒大張羅網以蒐群英風聲所播賢哲競奮舉多
年約結之氣一旦發舒野無遺佚之嘆國迎滋至之休勿
或

傳宣後時直至乞請之章屢

上乃始倉猝報可何求何應

懿旨未宣徒令薄海內外謂今

上覃恩卽至胥吏厨竈之賤猶然下究故是科禮闈選

亦得惟廣此意。概沐洪波。夫此思皇多士。

愛才之極
思

聖主所倚爲王國之禎者。乃亦勉引施恩之例。以求假推
惠之名。而進士方俛首希榮。而兩間之英華。不削自盡。千

載太交之期。祇以陟一時之賚。予而
上無定命。下有倖心。真才因而短氣。

盛典爲之不光。斯亦臣等不能先事開陳者之過。用是早
計披誠仰求。

使士益重

聖明裁察。速勅該部覆議。定奪。至于賢路宏開。濫觴爲慮。
則夫今次科場策之內與外。規制又新。隄防更密。容臣等
酌昔准今。另議條

上斷不敢苟且踈畧負此

旨辰貽目前之羞滋日後之悔矣

遼撫王化貞揭明用虜之故

揭云我閱郵報見吳北陽夏蒲山二老道長各有疏言遼
 事大意在慎重不宜輕戰憂深慮遠可謂蓋哲之極思老
 成之石畫也貞不佞敢不佩服人言西虜助兵費許多要
 結許多金幣其後豁望難填要挾愈甚恐桀驁有過于奴
 酋又謂唐以南詔攻土番而唐竟滅之于南詔宋以女直
 滅契丹而宋竟滅于女直二代用夷殷鑒不遠無異引虎
 以自衛况陽向陰背假奴酋以窺利未可知目前費賞百
 萬如投無當之管等語我讀之不勝凜凜除進戰一節貞
 屢以為言不過就彼已情形言之耳上有廟算下有衿謀
 我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着實起于
 我敢不服罪方遼藩之陷西虜乘機搶掠沙領高平軍民
 逃散人心洵懼我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永與爾絕粉
 花間之固遣使要我無西節許納款益粉花之技屢款不
 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

虛亦有忠
義
得情

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敦鬼愁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
詢我因言共殺奴軟血為誓其特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
銀來言助兵亦領乾糧之費受約而去粉花聞之亦率其五大
營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一千奴雖重費不惜勇應
之曰審時度勢不得不出於此真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
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
要結一八大營領去銀萬兩小反青領銀二千粉花五大
營領銀一萬粉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
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
計三萬餘兩一者有藉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
想告者過也摠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一帶遠隔境外
非我兵所能守而粉花之部落在焉我不則為奴所用
我疏曾云憊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粉花而貪利今
與之約可保其不為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
思支借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粉花也憊為
虜帝愈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
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則
樂遠藩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侯吾與奴相持然後
就中取利耶惟是謂

卷一

二

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夷。不。宜。借。力。于。虜。則。耻。聞。命。矣。除
粉。花。駐。養。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慙。部。夷。先。到。五。千。后
到。一。萬。尚。有。二。萬。將。到。其。慙。率。人。部。阻。壘。未。至。此。時。謝。絕
尤。未。為。遵。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
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昏。夷。部
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卽。不。用。虜。不。可。無。此
虛。聲。也。謹。揭

起。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廕。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徹。分。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給。事。中。侯。震。錫。奏。曰。竊。惟。遼。事。之。壞。向。不。敢。一。叅。未。議。戒

旁。撓。也。今。事。急。矣。經。臣。撫。臣。念。見。乖。張。各。已。明。告。君。父。奉

天。公。一。疏
善。為。安。頓
妙。于。處。分
置。此。不。聽
亦。別。無。生
心。矣

旨會議處分實着乃紛紛尚主調停欲兩存之其敗立見
臣亦有心能茹而不吐乎然臣會議之日猶謂兩臣公案
當就兩奏疏折之一主戰一主守一主任一主推任者業
以身許遼雖成敗之數未能逆覩無可詰問也惟是經臣
去留關係匪細謂宜

特旨傳諭專問經臣毋以必難供之兵餉強責中朝止將
現在十二三萬認真訓練進止遲速惟其所裁不從中制
能終始全局不負

國恩遂撤去撫臣一以付之如其不然明白回話以聽議
處收拾殘局專任撫臣此職立議之大端也此時尚不知

樞臣張鶴鳴與科臣甄淑劉弘化並有相駁疏語頗多激烈噫鶴鳴以議經臣之人亦復效經臣意氣乎古來真正豪傑能定大難成大功者諒不出此既有此番饒舌度其覆疏決不能明白處分一了百當再覆再議決于何時又見部臣徐大化疏論廷弼要多激烈廷弼見之決不肯再留關外即詰問亦不能待

請直陳安頓之法以祈

皇上之立斷撫臣王化貞之不可更也謂其得遼士心而用虜一着雖不可恃亦不可廢也或矯爲去撫以就經者此非真實語也然能保進戰者之必勝乎既不能保能聽

經臣擅自解免乎。故宜留置近地以防意外。其平日威望猶足以懾奴志而牽李永芳。議者因欲移之關上與化貞畫地而任。臣又斷以爲不可。兵家呼吸相通。旣知其不可合也而分。又安冀其旣分也而合力以濟。若左右手乎。此難爲居外者任戰也。臣謂宜移廷弼于密雲。出本兵爲經畧而行邊之舊樞。仍還攝部。鶴鳴威望素孚。慷慨自命。與其聽閫外之紛紜。事敗同罪。何如挺身報

國。作旂常不朽計。此一說也。如本兵未可輕出。或遂以經畧之任授化貞。另擇一深沉有謀畧者代化貞爲巡撫。以資后勁。此又一說也。再不然。直移廷弼于登萊。以終其三

罪陶撫王
奔是正堂
之論

方布置之局、與化貞水陸並峙、各效忠猷、各盡伎倆、合而分、分又未嘗不合、此又一策也、若登撫陶朗先、勒令解任、以聽事平議處、臣謂經撫不和、大半出登撫之誤、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覺紆迴、登萊去遠、一晝夜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是不可解、嗟乎、寵小小一捷、固自稱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推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且謂廣

寧徒望洋耳、不能進一步、斯亦失奇正之衡矣、今罷黜先
速紹勲、并查梁之垣何在、取其所齎二十萬金、及紹勲所
統兵、厚資文龍、

勅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人情、自統遊
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處分既定、若更有
推諉、更作咆哮、

主雖冲切、

祖宗之德、澤猶新、紀綱具在、一人有命、三尺無私、勿謂

尚方劍、專用之邊臣也、今日之事、非內外臣工、改換面目
洗滌肺腸、盡去格套、另做一番、而

須要從內
起手

廟堂之上。非以法從事。決不能有濟。又時不可待。及今修
救。亦云晚矣。故敢直陳胸臆如此。惟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毋再諉部議。東師幸甚。

宗社幸甚。

兵部奉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爲遼事日危。辨言日亂。謹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昨經畧官言會議未
盡群情。爾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歸一來。

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夷情正規情形、

朝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着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遍集諸臣、各書一單、共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大小九卿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

人也。罷經畧，還劍帶，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

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臯也。不許經

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

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

人也。撤回經畧，廣寧巡撫并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

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

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

科蔡思克、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彰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

一者，侯震揚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兌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單、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不能強、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衰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卽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尚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

國殊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

應舉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揚、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端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之難也。舉

國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決，祇爲

封疆之關係重。成敗之料億難。事後追咎。殷鑒不遠耳。使臣子而各躲自家之利害。

國事何賴焉。爲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躲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決之。幸而中。不敢居功。卽不中。亦宜稍寬其罪。庶遇大事。尤有人肯任耳。成敗利鈍。諸葛亮且不能送觀。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祈

皇上軫念軍情大計。剖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省議論。責成功。以爲人臣任事者之勸。謹將告文具揭進呈。其諸臣議單。俟寫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下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寫得冷淡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度歲。至一鼓時，喊聲振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黑雲鶴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土住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太平而慟，頰年之征戰，孤兒寡孀，燒紙錢而呼天叫地也。臣不覺傷感倍嘗，撫膺几絕。旣而思之，東事一日未平，此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晤，但愁用兵旣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一時兵馬不得奏手。又日夕恐奴之來，而思所以亂之疑之，以故

凡事皆有草創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轉眼冰泮，奴未必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圖省事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董謬陳五要：一曰用短不如用長，一曰用雜不如用精，一曰用多不如用少，一曰用勞不如用專，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何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僅杜學伸一營，其餘火器擺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旣不知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

克從魯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者如此之少。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畿輔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爲教師使人人皆火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勦之用方爲完策。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何謂用精。曩者意主防奴。故象人塗馬皆可站城。今一心進剿。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則無用之兵量萬人以營衛輜重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汰有汰法。各將先爲汰。各道次爲汰。而臣與撫臣面爲驗。看真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入庶精銳者不得冒替。以去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一人之餉。

且不至集一羊以灰群虎之氣、所謂用襍不如用精者、此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摠兵以至於千把總、多至一千五百八十三員矣、祇緣河東新失、人畏遼如虎、不得不以一官名招揀之、原非得已、然一官有一官廩糧、一官又有一官役廩從糧之糜費、且不必言、而役從則鎮守二百餘人、叅游亦數十人、次至數十人而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昨道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志歸一指、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意正與臣合、卽撫臣亦深以爲然、今冗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可器使者在

撫臣較門侯、缺委用、不得于預、兵事度將令畫一。而軍清
鉤省猶屬弟一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謂
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臣等豈不知之。然臣與撫臣不過一心一
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逐人逐器。終日簡閱。恐
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昨撫臣議定。以道臣高
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隸一大
將。將各統軍三萬人。甚爲吃緊之着。則三道臣自分派后。
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精核錢糧之冒破。異時某一軍得
捷。則某監軍有不次之賞。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冒破之

多。監道猶鼠同眠者。臣之曰簡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是則何兵不精，而何餉能溢。所謂用勞不如用專者，此也。何謂用新，邊道之使過而寬其前愆也，因其歷練既久，駕輕而孰熟耳。比見近時光景，諸臣當摧折殘敗之餘，卽強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士又持彈章而抑劫之，威令不行，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後可以建功立業。又思古之成功者，不但有才，亦要有福。若夫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志高數奇，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鳥敗不復關，而乳犢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臣所言皆平平無奇。

而數四諦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
用謀臣亦嘗間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為
我用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為我用者一一
皆真實有用矣譬之醫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精
窺一二藥性臣再為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日參耆補苓
蓮寒薑桂熟雖有蘆扁不得不為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
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伏乞

勅下部復以備經撫採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河南道周邦基內修議日竊惟敵國外患每不足為人國

救時藥石
此其為參

憂而惟是內地動搖人情偷薄其可慮殆甚焉者矣茲者
奴氛未平、藺首卒起、戍士興嗟、乎采薇勞民、致慨于萇茲
此乾坤何等時、爲今之計、再無可証調之兵矣、而東征西
討其能已乎、則衛軍之釐額、當清查也、再無可加派之民
矣、而呼庚呼癸、將何支乎、則軍餉之虛冒、當實核也、至于
廟堂之上、救時之藥、如省議論、專責成、去私植、定
國是、肅官常、嚴進取而已、夫巧言如簧、而築室無成、若之
何以休明之

朝爲聚訟之世也、一人唱之、又一人和之、遂成市虎、此一
番辨駁、彼又一番挑激、竟成口鬪、使一人之身、而甲可乙

否則進退何憑、一官之設而朝更夕改、則施爲難竟、甚則有竊人意指、不難妄言以博名高者矣、可任其翕訛成風而莫挽乎。夫問耕于農、問織于女、若之何各有職掌、不各求實效也。局外者兩可、局內者亦猶是兩可、誰爲仔肩之人。事外者推諉、事中者亦猶是推諉、孰爲結局之時。且也苛責于人、而寬貸于己、則因循者多、避罪于己、而分担于人、則核實者少。甚則有不顧叫號之意、遲緩以圖報復者矣。可任其悠悠忽忽、漫無責成乎。東西南北、總屬同儕、而相猜相詆、分域分袒、何無已時。水火之形、旣成、從旁之枝蔓、愈熾、玄黃之戰、一起、從中之釁、漸開、甚且寧謐

國家必不肯忘藏宿真不得其解也。則同心共濟所當與
廷臣約者也。功罪勞逸若列眉而不相蔽弃長獲短人豈
甘心使嘔心瀝血者有不爲之賢勞仔肩力荷者有不明
之罪案甚且寧爲暗昧必不肯爲虛公真不得其解也。則
伏公持平所當與廷臣約者也。從來不畏獨知者尤畏清
議論笑罵由人而好官自我不亦辱

朝廷而差當世乎。至于明知其無可逃而拚身撒潑任口
咆哮風斯下矣。方今

聖明在御夔龍接武誠使振綱飭紀而禮義廉耻不至潰
裂何患官嘗不肅哉。從來抑競所以養恬倘奔競者得志

而株守者無聞人亦何樂于自好而不爲趨附耶至于以
咨訪公典而任意愛憎信口雌黃爲其黜騰者益亦難矣。
方今行取已舉麟鳳雲集但能矢公矢慎而真才真品得
以見奇何慮

國家無英雄哉。凡此皆內修之要圖外攘之至計。職愚不
識忌諱敢效其芻蕘如此

消謹稱職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藿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暨
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前后領兵二千名堵截

指揮周邦
秦戰敗降

賊

卅世洪雷
安世瞿英
戰死

山中情形
一筆寫盡

卷一

三三

險隘十五日周邦太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邦太下
 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烘至九泉扎營賊兵已
 扎營山上彼據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烘雷安世
 瞿英死之張燈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
 旌僭號四面夾攻放火炮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
 不可向邇城內僅有鎮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藩茂州龍
 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酋雜處力單
 財匱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復與未布政及右布政周
 著按察使林副使胡承詔戴燥恤刑劉可訓共議戰守機
 宜而適松藩叅政帶管副總兵沈崇極至留暫署兵管事

陳繼先張承恩遊擊魯美中及陝西遊擊薛來胤原任遊擊范繼道緣事副摠兵顧鳳翔各官兵奢首衆薄城晝夜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砲銃飛射奮及亦既不遺餘力乃賊鋒愈熾從來內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鄉村慘殺男嬖截奪蜀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夫奢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援遼之役逞亂逆之謀羶穢冠裳塗炭黔庶殘破數千里而白日至斷人煙屠戮巨萬家黃昏俱是燐火妄窺神器顯冒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寥寥_臣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靡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

死何贖情極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救耳。

命蜀中督撫按查勘科臣明時舉詞募起釁根因。

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

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

臣

今摘舉一一緊要

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

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藩至變而自然之妙脉脉可

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響而爲應。總之不離本體者近

是。是在衡之者廣爲羅而精爲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

于正。凡離經悖註之言。有類齊諧越絕者。悉置不錄。要之

格不傷者同不襲務思極天地精華證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候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時嘔心于寸管一家言不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事至于留連狎飲徹夜懽呼沉醉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盡露而后易之鄉場嘖有煩言會場當以爲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摠裁與分考皆以閱卷爲事細看細批卽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揭后查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參不待言至塗抹數句着尤、惡、一不相于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參治庶

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侯

聖裁一禁撓越夫門生故友誰則無之但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徇也每見無行之士揣摩某官入簾預
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貪橫考官
爲其所餌遂于場中託言搜卷巧取私人肆行凌逼淆亂
大典如庚戌之事至今爲世道之蠹今欲痛懲其非不許
隔房撓取摠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卽付
本房參酌批詳以示無他而別房不與賄賂之風可清也

伏侯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人止以頭場取中。遂爾畧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合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俊猷戡亂。斷非摘句尋章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摠裁于每一房中。特拔數卷。風勵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締武之彥。持先資而奮勵者矣。伏候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簡以防懷挾之弊。慎彌縫以防鍼眼折角剃頭裁尾之弊。嚴謄錄對讀以防奏表採花插換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

明而人乃故帝視之無怪乎鬼域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資繩之以重法使之懽然樂爲凜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抽間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劣年壯而目力精明者爲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復附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叅罰伏候

聖裁一速題紙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至辰后者蓋緣詞語行長鏤板爲難而主司過于慎重失

之大挽諸生銳氣全在于朝。至辰后銳氣已消大半。且叫
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
場前晚戌刻即行鑄板黎明早散至其關防慎密毋致露
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真才爲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實與大典之同効
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屢經

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離經悖註
及文辭恠誕着于揭榜日送部奏請參處如容隱不舉着
部科查明參奏該部知道

時臺臣李日宣請添房考科道一體入簾大約以十二
道與六科體統相等科臣入內而獨遺臺臣于外非所
以平科道之觀也且各部尚得同館科而入何獨于臺
臣而遺之此亦二百年來未有之正論也

御史高推進無逸說精講學勤庶政戒逸豫詳召對親圖
史看章奏軫然咨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
其要尤在于宰相諫官加之意焉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見遼東塘報聲息
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護守防禦

良策。因思今日之最囂凌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日之最頹弊最隳靡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敢頃刻而忘惕勵之思。又安敢頃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侯代半載舊協理許弘綱告病溱宗濬殞身而新推之饒景暉被人彈射是一載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署協半歲卓有成功但終以目覽萬姓之爰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神有餘職掌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等叅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

求外升、新升京營副將等官、祈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月糧、糙不堪食用、一石仍加碾銀四分、兼以抽扛腳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者、米貴得錢二百八十文、米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獲糧餉如此、且掃雪扒沙、以排門圍宿、毫不取緩、搬運牌杖軍器、擡送銀兩、火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苦累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嗟、此時何時、輿言及此、未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收、入覲、盈甲器械、係借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東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速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

撥用其箭樓、濃木、雷石、炸砲、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俟臨時查點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內以守城，最爲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三事，其一日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卽職之所謂金木水火土谷六府車屯以車環，以溝環車，車中實上上列水桶，中載追風翼虎等砲、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層，可放十次。車之內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砲，潛埋暗發。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一日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絡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沖擊，既可蔽

馬兵兼可獲步卒、我俯制敵、敵仰攻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牆之當築也。每營築牆、牆濶六尺、面廣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牆、十步一堡、百步一樓、四門啓閉、塞以戰車、牆中藏軍、附近民移入牆中、既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瓦解之慮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史一員、司鉤主事一員、皆至期分守、各有司存、此九營三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懦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然至于封疆失奔、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事可知。况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盼難定、非可逆時預

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守九營之畧。懇惟

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增用于外。臺築于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安確。竭力盡心。亟爲修整。脚跟既牢。則勇氣自信。然後戰勝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竊祿戎銜。將一載。茫無寸豎。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閑贅之人。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庋壁壘一新。不至以兵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奉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司黃克績用心料

理不必辭、

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揀命相持、錢糧匱之饑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還用虜銀兩、以保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偵者報海州用沙上塾街臣知奴有西犯之志、已暗行部署戒嚴。頃之報奴于二十九日大宴群賊、發勾梯戰車赴海州。初一日陸續俱集海州矣。時總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初二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往、一面請于經臣、一而分布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復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讓賊長驅。着將士皆斬。先是虜酋密請于職、欲東擾奴。職以

廟堂多言虜不宜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
之今奴報緊急不得不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
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
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萬或萬餘茫無定數因
遣同知萬有孚親往犒之得以知其多寡強弱之數據報
虜兵彌漫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多祇挑精
騎七千劉世勛卒遼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誠之曰遠復緩
行聞奴過河卽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
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推柳河之兵
尚覺單薄恐奴乘虛劫掠後移書鎮道將杜學伸車營江

朝棟步營預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周守廉羅萬言之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入吾算中、可以大剗、奴若不來亦必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固、吾圍足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棚百餘人驅車牛以來、將至遇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卒兵追趕三十里、人畜俱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有備、亦不敢犯柳河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蓋我兵既不進、不可使虜獨當之也、職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我之防禦、倍宜慎、將士皆枕戈坐甲、以侍、辛苦萬倍、雖糧料

幸足、然荒涼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買之、鎮城不可得、十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八九月餉亦屬烏有、恐凍餓、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賴

皇上賜牛酒銀兩、按臣復于歲杪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按臣猶以爲聽之腸斷、而本地之軍、旣無本色可食、又折色缺乏數月、皆擁訴職聞而泣職、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團、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半月矣、舊餉欠四十五萬、部裁不發、國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自經、仰藥兩者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敝部耳、職不得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一散

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哺，衆怨如沕。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俟急則就死，亦可憐也。在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了。每有籲請戶部多不之信，惑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及侵盜者，職以催冊未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冊俱催完業已咨送部科聽其查核，中有冒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支放屬該廳各司，其責無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戶部爲危邊之臣一注思也。至舊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應支折色，不過一十五萬有奇，而兩次加添，反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喪失之

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
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
謝諸軍况於兵部之銀原發爲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
外盡以給餉虜王且至賞餉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如數
補還庶濟緩急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
一切雜費難以爲槩卽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絕無銀
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須用二千領本處旣不可得欲
買之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悞事事艱難點金無術職安
所取給伏乞

聖上勅下該部作速解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

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用意在此

則於後力

請先傍光

廟實錄使

是非早定

免為草識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臣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史。有。一。代。之。人。文。乃。有。一。代。之。着。作。史。固。生。殺。予。奪。之。要
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
皇。上。允。閣。臣。之。請。命。纂。修

兩朝實錄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料難草草臣禮臣也
有概于中久矣敢不避忌諱一畢其愚以相道明君道以

光宗之苦頌

神宗之美乞

皇上垂鑒焉

光宗

神宗之元子也。計卽位冊封自

萬曆丙戌至庚申三十五年初壽四嗣。僅一月餘耳。其間事故人情反覆變態有筆不忍書者。而其禍根則自進封

鄭貴妃始。夫

鄭貴妃之

先王恭妃而進封也在

神宗不過一時寵愛之情卽于

光宗請冊立不報。請儲講不報。亦不過再三慎重之意。而

諸臣爭之不得。若沈鯉、王家屏、姜應麟、丁懋遜等相繼被斥。諸奸遂窺其微而思有以中之。密揭繳還冊立之詔，以爲意不必急者。也。向非羅大紘險佞病臣，依

同固寵之疏，則事不可知矣。密揭三王竝封逢迎

貴妃意者，王錫爵也。向非馮琦援

祖訓以折之。鍾羽正等正論以叅之。則事又不可知矣。借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動國本者，沈一貫也。向非

宗社有靈，繳生光死不肯承認，事又不可知矣。

福王之國，賴密勿老臣苦心定策，而言官勸孫慎行爲

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自此而荆聶之流岐黃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爲之庇今且夤緣起用事愈不可知矣職痛

先帝四十餘年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謀大畧亦卽于善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切意實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

光宗之錄一則徐完

神宗之錄荷也

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攷

光宗極古今未有之變當三朝鼎革之間善政固多雄摹

未竟。且大漸彌留之恨。至今傷心。既沒紀元之稱。從來僅見。而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論後世。

先帝始終苦情。勢必參差。鑄漏而難為。

先帝之人。如沈一貫等。贈謚兼加。恩賡濫及。非所以別忠。

邪。而昭勸戒也。去年詹事公孺請修

光宗實錄一疏。忠義勃發。職甚偉之。至欲倣效韓愈所作

順宗實錄。於理于情。尤為允當。比即宜即令公孺專主其

事。又令孫承

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競有才學。如李邦燿。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成功。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職得據所見聞。明爲較正。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廣

皇上孝思。早慰

先帝在天之靈。視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按。待故老凋謝而思。以裨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

皇上俯從職請。立命閣。臣輯名臣奏議。及海內遺書。付史館先修

光宗實錄。旣成。而後併力于

神宗實錄用以懲前。悲後。寒奸。雄之胆。銷肘腋之憂。關係非淺鮮也。

賊情甚厲
了手指掌

救益厥渝
快于聚米

至于失告
戒速征進

可謂仁義
之師矣

南御史趙世期奏言、臣見邠報累累、蜀之東南、及西皆殘破、陷沒所存者、僅川之北、竊料酋之兵馬、能有幾何、迺敢馳于東、鴛於西、入於南、分投別遣、披猖至此、此皆各州縣不逞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為崇、當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其逃竄、而窺殷實之藏、及賊一至、遂倚草附木、隨入行伍、而助兇殘之焰、是民變憂方大耳、此時計蜀中之大小諸

臣、

廟堂之長慮、却顧與新督臣到彼、一着、迺吃緊耳、速則大

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於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旣尾大而莫掉。卽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饑寒而思勦。禍可勝言哉。且最可慟者蜀之民無他生計惟耕田耳。今轉盼

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人家之井行播穀之事一春不畊終歲何望。恒產旣亡何地不可憂。何人不可憂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凍餓于霜露之下。望大兵之來何啻雲霓。遲則謂

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之民不得寧家。卽克城之民亦難久持而生疑畏。故曰速之便。願解成都之圍與重慶其道

二成都賊在城外。城中有備。且無患也。儘力殺之。有功無損。重慶賊在城內。吾民如借虎狼而處。負荆棘而眠。縛之急。則屠戮不可勝矣。故拙于解成都定大當巧于復重慶也。然其法亦只有一。賊住重慶。又掠成都。中間榮永隆汭則脈絡也。屯大兵於資簡之間。賊不斷而爲二乎。賊面西。吾由資簡以攻其背。勢必轉戰向我。成都之兵躡其後。此一鼓而盡殄其醜類者也。由永川以壓賊之肩。賊不爲死守計。則有涉江遁耳。忠涪之兵挫其鋒而絕其歸路。賊寧有幸哉。故曰巧于復重慶。不忍吾民肝胸塗地也。雖然。賊何足道。卽食其肉而寢其皮。有餘辜者。獨無知愚民。或爲賊誘。

好生仁

或迫於挾從。使之駢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故兵刃既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戒先施。使之悔悟。及乎或令其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開其一面。令得自新。約爲三章。示之福福。既不繫殺以傷天地之和。或可使過而得一臂之用。民散而圍解。有期矣。然此時廟算。其密定已如斯。而遊魂小醜。頭顱僅寄項上。原無足慮。惟是蜀爲天下險國。此處一失。其憂不小。其土地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伏一日。民受一日之福。脫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卽限督臣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屬不

可選度臣亦不敢瀆

天聽矣

簡宿將是
行師首善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疏曰：督臣文武壯猷，沈雄
偉畧，運籌決勝，恢恢乎有餘，而摧鋒陷陣，整師擗旅，將爲
政。卽昔年播酋，初甚猖狂，一聞劉鋹而賊胆遂寒，惟其威
名素重耳。然猶有大將陳麻諸人，而叅遊偏裨，不可勝紀。
今推轂專闡者，楊愈懋一人也。仍宜再簡宿將，以先聲奪
彼之氣。則李懷信素稱忠勇，海內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據
鞍。且自秦入蜀，道里最便。惟

陛下嚴檄責成，彼分何所逃者。至于誠意，伯劉盡臣，素饒

議兵

謀略大有肝胆，已經監臣戴君思保舉，合無令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將誠重已，乃我旣無兵可恃，而專倚上司，在我則有狼虎之虞，在彼亦有狐兔之忌，非勝算也。今計撤回援兵萬餘，薛來胤招兵數千，臣鄉太常倪斯蕙亦云，倡鼓義兵萬人，劉贊臣又素知忠勇之士，不難立致萬衆，更得督臣原募兵萬人，携行合之，可數萬，儘足制首死命，但懇

議餉

皇上憫念西蜀公私如洗，慨然再發帑數十萬，星夜馳解。

奴過河

充餉以保無竭澤并免脫巾耳兵食誠足撻伐無難然待其備而後圖之已無及矣

二十日奴首過河御史馬鳴起固神京疏曰惟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而時東不守共慮一旦長軀得稍緩旦夕可以經營料理及奴首得勝戀巢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令任事之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殘卒召募近畿不侈口三四十萬以騷擾天下縱逆奴未即撲滅決不至復開西蜀之叛逆矣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躡功練兵選將固守以需廢幾有備無患亦不至互用枘鑿而開戰守不和之內憂矣又令握筦中樞有遠見有偉畧羅蒐天下之奇俊而

拔任之。卽不然。採葑菲。精擇人言。而急施之。規爲當有次第。不至以人國而僥倖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朽甲鈍戈。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向謂河水將泮。虜必渡河。今冰凍未解。傾巢而至。摠兵劉渠落馬。大營遂潰。及乎殆矣。不可支矣。萬一虜寧動搖。則山海前後。風聲鶴淚。皆爲無人之境。

皇上試召舉朝臣工。賜以明問。萬一蹂躪深入。何策以待之乎。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吸。令右屯重兵互相策應。想彼中勝敗已分。不能及矣。惟

督臣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爲申諭，責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旣鎮山海，則薊鎮密雲前時爲虜寇進入之地者，豈可緩防？須用謀畧大臣知兵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以爲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南兵部主事何棟如，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同官鄒復宣所募浙兵，原爲東敵之謀，其所召集，盡到通州，而棟如見抵京師，似常專勅兼統前進屯于密，爲山海後勁。此萬萬不宜緩者也。至京城輦轂，亟宜分

吏防，各扎營數處

每管用兵數千。互相犄角。擇勳臣大將統之。而以李宗延
爲提督。蓋京營素爲訓練。士卒相習。允爲可用。此斷斷不
宜緩者也。至城中奸細。不可方物。聞神棍

十百爲

群禦人通衢。愍不畏死。安知非劉保之輩。閃爍變幻而不
可問者乎。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根本固耳。夫
狎禍者。貽譏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也。處堂之
燕。火熨棟焚。鼓翹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
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忘爲江湖。不知禍至之無
日已。職小臣也。徒懷赤心。制禦無權。惟以鄙衷。上瀆乞
勅。大小臣工。救焚極溺。被髮纓冠。勿再委頓。則宗社幸

甚。臣民幸甚。

兵部接出

聖諭賞格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廣寧深軫朕念中外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謀勇畧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首子者封侯。俱予世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中有能用計效順獻出首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

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請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積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胆

也。

兵部接出

詳防奸細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京畿官民人等。恐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嚴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放火炮。致生事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啟閉照常。差官將各門直口官軍查點。不許顧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叅處。盤詰搜簡。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

安轉人心

等具奏其灰石砲鏡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鋪而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嚴衙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參來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首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天眷憑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宜體朕意故諭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爲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憐及王帶還與尚方劍行事王國琛升總兵何棟如升大僕少卿贊畫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諸戰

守事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行事、卽仍上緊

星夜前去、餘俱依擬、題差中書沈自省等五員解幣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

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每一營各有付將一員、共六員、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卒、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合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付將一員、以備官署營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徃時則一官可攝二三營、今非其時矣、列營城外、及領軍登堦、俱苦乏人、當聽臣等咨部于號頭中、經屢荐者、推用、庶營軍有人、管領緩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軍。查得三大營、遇有警振、則列營城外、舊存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舊外、其城守每梁只派軍二名、今宜符班軍至、每梁編一、二名、仍行五城御史查住京有身家者、每梁增編民大二名、庶有急可分班輪守、一議築堡牆。近議協理僉都李宗延疏請營盤各築土牆、甚當、但築之若太長、廣則

難卒就合議定每所四面各以百二三十丈為率長短
 廣狹通融折算不得過五百丈築土牆高不過丈即于
 墻外開溝濶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以築墻其
 工費似當責之二都每小堡不過費三百餘金若營中
 有操賞餘銀則令營將量造土室二三百間以為各軍
 容身之地平居無事每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
 令營任扎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栖一議浚濠查得京師
 城濠近經二部開濬視舊時挑濬儘為用心然終屬欠
 深可乘春雨未降于濠心再開一深溝濶五尺深三尺
 若有水時則人難窺濠深其土須挑入短牆內庶再至
 不復填濠一議軍器照得營中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
 砲守城鉞斧及南京紅柄刀大佛郎機與買到稠木棍
 凡此數者已被遼東取去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為
 工部借解未還各州縣朝覲官帶有助軍器械合容臣
 差官赴工部揀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為城守之
 用一議教習火器查得營中每次操演畢只較弓箭行
 賞罰而試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副將專管銃砲
 每操日隨協理入教場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調至官
 廳前令付將較之盡一日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
 補雙料選錄及石半壯丁時每五名補砲手一名箭手

一名鎗刀手一名普以精熟多中爲主使人樂于習技
非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
其所短禦其所長決不能勝惟多練之火器守城則列于
城下扎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一議給硝黃查
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若不甚用臣在營乃另造有二
十三萬斤收貯庫中僅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
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用心督造必要用每春秋操
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硝黃聽總協委官領
來另進收貯庶不至虛費錢糧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
日迫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五城兵馬挨戶編立十
家甲冊將男于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
得遺漏而寺觀僧道房亦令住持各照房號編定無得
遺漏如有不事生理踪跡可疑者令保甲赴城簡舉至
于巡捕營官普止巡視科道舉劾而總協則否今應並
聽總協舉劾庶可督責盤結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
還車馬照得管車工部發而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
去赴遼三百餘輛近聞工部造完有演象所有一百輛
可卸抵還又于承恩寺造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
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畧熊廷弼取與軍
騎六千匹即留在廣寧今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

軍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守京急務其餘補足
軍額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
行者不取盡瀆也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其疏曰臣聞遼左之變急行各撫鎮臣征調兵馬收拾
器其以備戰守又聞東來遼人傳說奴酋攻西平堡未
下劉摠兵與劉參將殺賊數千賊離廣寧三百里外未
敢西犯及御史方入城下道劉渠列戰殺賊甚多與臣
所聞相同臣隨出大府三面臨自山海一傳至德州一
傳至大名一傳至宣府曉諭居民使知奴兵已退毋使
驚惶潰兵商民之至關外者彌望遍野臣出大牌幾面
傳諭分列各鎮兵馬營人各另屯劄靜聽臣入毋驚毋
擾二十五日據臣差出旗牌官黃進忠等口稟前往遼
東行至中途被遼民假粧西虜沿途劫掠將進忠等隨
帶夷漢丁名獨亦等俱打傷本月二十六日午時又據
經臣差官口稟潰兵滿路填塞途幾為所殺今冒死
前來投取及臣開閱經臣手書大約稱今番逃兵與前
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變至于

西歸者應盡數放入，弼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穰，况係朝廷二百六十餘年愛養赤子生靈，叩關而返，仍為大

羊此
冲聖仁慈所不忍聞也，等因。至本日申時，經臣進義羅城，臣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迹潰，摠兵官劉渠陣亡，廣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迹，順虜者封府庫，封火藥庫，生員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綁撫臣王化貞，迎賊有西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臥內，化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日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為叛賊盜去，有名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兩駱駝馱之，行至城門，為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奪去一駱駝，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群賊破開果無所有，叛賊傷有將官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持刀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化貞至閭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關，不忍以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日化為夷虜，且以益奴之強，而樹我之敵也。」

卷上

四十五

禮科惠世揚摘叅場弊

前屯寧前等處、逃難遼民、不得前進、職領兵殺散、奪
 下被虜、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者、沿途潰潰、兵所棄甲
 伏、與逃民、棄物、幼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
 有奸徒、利闖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伏
 以次放入、撫臣恐人心驚提、與寧前、道、將領諸臣、俱陸續
 殺後等語、又傳說、廣寧、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
 到關、容另查、明、再、報、謹、將、情、形、先、具、疏、飛、馳、以、聞
 吏部舉卓異、諸臣、布政、洪、翼、聖、俞、自、強、洪、世、峻、按、察、使
 陸完、學、程、啓、南、王、豫、立、郭、尚、友、張、爾、基、叅、政、詹、爾、達、李
 成名、劉、洪、謨、沈、自、彰、魏、說、王、化、行、副、使、盧、英、田、徐、如、珂
 真憲、時、叅、議、宋、槃、知、府、沈、萃、禎、孫、昌、裔、徐、從、治、王、城、方
 應明、黃、元、會、
 上、命、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奏
 加、獎、賞、吏、部、紀、錄、卽、與、不、次、擢、用、

辛酉秋、圍大、可、議、者、南、京、則、有、高、如、麟、已、經、彼、中、當、事
 卽、時、糾、發、矣、順、天、則、有、二、十、九、名、張、惟、勤、文、亦、粗、通、情
 難、控、揣、獨、其、家、傳、不、善、便、于、作、奸、且、發、覺、卽、勤、之、親、朋
 謀、係、勤、之、友、有、指、表、中、切、惟、上、為、關、節、者、又、有、言、主、考

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說者已經法司提問不知得情與
 否又順天府中式第七百二名查廷樞首場七義聊可
 支吾但磨勘及其七草大抵皆順手直書每一草塗抹
 數言其改註于旁仍于所塗抹者一字不異長安噴噴
 多口謂擴囊有贏金胸無片玉場中文字係買人代
 筆揭曉後為積棍踪跡得此遂夤夜至樞所嚇騙其一
 百八十金以去櫛以此深憂既破狼狽南奔試卷明有
 機關人言復爾嘈切宜急咨提問以信三尺磨江第
 十三名義每千秋三場清爽似不難徑掇高利磨勘其
 首場七義云却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一支離及合七節
 無辭談云却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一支離及合七節似亦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終

卷之十一

〇〇〇

卷十一

四三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 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
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
林○鈺○丁○乾○學○薛○鳳○翔○蔡○思○克○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

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編○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時巡按史永安薦編緝學識兼通輅墨才猷立刻紛紜經
紀罷新夙稱軍鑒署符鎮遠大得民和遵義之民聞風

卷之十二

歸附宜加以職銜署府印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撫循。督
官兵以從。思歸之士。介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收拾人
心。恢復舊疆之要
著也。朝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特典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

部知道。

力行此法
則平日有
責成危時
有倚仗矣
真救時名
跡

吏科侯震賜乞簡。別巖邊守令。疏曰。職惟庚戌虜變。先臣
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
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
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
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

政政急宜
改弦

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故宜重守令。蒙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克之。平
日旣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爲守。况大計入。覲地
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
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奢酋一朝發難。而烏驚兎逝
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
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據報虜與奴通。薊門永平一
帶。在在陷危。不惟外憂并虞。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
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
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勅○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
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爲○潦○倒○而○戡○定○非○其○所○長○勿○
拘○面○情○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
保○疆○圉○以○護○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
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
等○謀○略○堪○任○折○冲○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職○甚○遑○
之○茲○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
謂○宜○卽○日○掬○諭○列○爲○條○款○令○各○殫○方○略○或○挺○然○自○任○或○薦○
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爲逐名質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頽齡弱植。觀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固難強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爲謙讓。不違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睿、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庶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爲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輦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掉臂狼奔、是何肺腸。
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馱填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
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
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
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
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連再逃高
胡兩監軍

吏部都察院接出

江秉謙劄
弘化熊德
陽等論本
兵波哥

聖諭朕覓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既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頃張鶴鳴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爲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今必結党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虚心協力共圖

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邊事之壞壞于欺蔽然或邊與邊合而部議拆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與中樞無與假邊功希冀此陞廢耳

觸忌直言
劉公自命

未有悍戾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遺書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勁、以固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通暝而退、次早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關、撒潑橫暴、滿口穢污、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折之、又臺臣劉蘭和爲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嗔怒、臣即欲糾參、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旣聊慰其救焚之望、

亦緩其譴。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揭報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問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摹出。失城景象。特其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聞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經略。爲撫臣也。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爲明悉、臣不覺仰天泣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謊、一

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真者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
蚤有獨叅又兵科及臺臣徐楊先并叅巡撫皆欽奉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
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
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苟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
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爲說謊之戲且持三窟內倚百足之
扶助爲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唇吻妄言可戰以
愚中朝以批強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拘盡驅之戰以致
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弃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已弃而猶疏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
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朝惶惑經略獨叅劾
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愧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
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
捏以報欺誑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
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躁動首禍。千古
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清明之世。有如斯兵部
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橫行一至于此。况
世宗朝。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見諛主封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遼事論。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速、人且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
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速、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樞、三敗、
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于揆地、即
張鶴鳴且恒言薦應泰爲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
高出以言兵速、熊廷弼以控扼山海、台臣且深有欲弃之
誅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恃勢朋比之職方、喪師弃城
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聞張
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權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長慮、屢疏剖折、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辱、張鶴鳴亦有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舉之時、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官時、誰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立剖、更乞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速明報、與經畧同時定罪、仍乞詰問取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奔廣寧、二十三晚、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二十九早、何以代爲改換、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回話、然後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關、稍存一綫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爲耳、謹題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哥俸三個月、

科臣懇震天威、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問正法、其道將等一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反將緊要軍機、盡成耽閣、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弃城為尋常、監軍者用脫逃為故智、戎伍里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為便宜、令人髮豎、眦

裂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難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
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
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
自應立加尚方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
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鉄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
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着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
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
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裹足不前
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
言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成

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商。所以守禦之策。夫燕京鼎建。卜萬年之基礎。關屹立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闖入。今宜速委運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闖入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爲緊要重鎮。今宜速置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鑿。

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聞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算神威以爲應援至于京師門禁盤詰爲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聞警則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今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掘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

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
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爲憂、勤
勿以葺廢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
未必非易危爲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
願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
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緣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
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封、疆之削日甚、茲者失守之經臣、
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輟亦緣

並棲兩鬪爲法廢身雖其自造之孽顧封疆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後悔夫
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
舉孫承宗鍊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
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祭即盛甲一事件件
精堅。并。并。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
做事之人無媿職掌。若今日用則武將更急如屢薦之李
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速召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
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勲戚及武舉中之才堪冲邊者
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悉舉所知參合

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友如所稱
品字坑陷馬竄鹿角柵埋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
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鬪力不足勝之鬪智嘗思古人
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
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
陋而譏及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
既不能爲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爲用智用巧之計只是
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頓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
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
之圍成都遼之困廣樂每成杳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

豈得魂爲細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真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耳。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優以重賞。給以駮騎。固策應機務之要着哉。職言如此。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且多經諸臣已言。願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駮馬王昺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胤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殭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貴只

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烈可嘉高邦佐以

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邱錄其餘道將等

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忠孝兩全

忠孝兩全
大奇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畧同事多諷
以西走不聽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
受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里
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
等痛哭勸之行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
死高永又謂高厚曰主人待我厚我不忍主自縊死
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
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為佐侄高世彥道之甚

許夫邪。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尚。既。憐。憐。赴。難。從。容。就。義。真。烈。文。夫。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爾克經筵講官儀制員外

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按臣方震孺

塘報夷虜暗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

經臣熊廷弼身自右屯趨閩陽以援廣寧廣寧弃于二十

二日是時奴尚在沙鎮也化貞休于先聲又為孫得功所

迫脅馳至閩陽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

駐關上與道將等官覘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

不意倥偬

紛紜之日

有此極正

極快之論

方震孺揭

亦云撫臣

馳至經略

軍中作竟

夜談經略
將標兵交
付巡撫則
非經略尤
迷矣
經撫情事
雖各有可
原而決無
偏縱

豈容偏為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
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為鎮定之言。不為鎮定之事。延挨
過日。几幸奴酋之不即來。旦晚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
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
大袖。威儀為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統自雄而已。猶然
脩文東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構立煽。通言是聽而已。
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操。
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粧。調停于東西
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按而外。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重二城。周迴數十里。守堞官民。何以分守。內外奸人。何以清查。各門何以開閉。煤米何以蓄儲。茫然無應也。試問。京營軍兵。分練何時。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尚可撤入爲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輦轂之下。

有奴賊焉。戎政重任。屬之黃克纘。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意。此外卿寺濟濟。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

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

而為全身保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

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

萬生靈。數百年。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二臣。嗟

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糾罪樞職方之

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

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勒限

刻期報 奏施行

議守前屯
以速哨探
最急策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爲
山海眼目夫河西旣陷經撫旣已入關山海一墻之外即
爲賊矣喜峰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夷安見榆關一
線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目或置重兵
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
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
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爲燧道此目
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萬
人伏祈

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札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
奸民所焚以致右口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
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維此一創則寧遠
之路復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
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叅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熒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
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潰賊營恢復
安岳縣二十五夜戰于倒流鎮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
一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永清鋪。
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十八日。
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
已多、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約千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
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
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
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慨自河
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未

如此直剖
其止平心
之論

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屬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
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閭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
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
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
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
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
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
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賊固其壯志。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庸愍外助。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隨計。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腸激烈。綽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爲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甘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足令熊王
心死

卷十二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
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
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熒惑
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
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
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
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待詬辭豎凌漫無定畫明分左
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
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
正亟之時職豈取有竟苛求况本兵自請視師新膺特

本兵亦縮

卷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謂。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殊恩。愜本心者。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揆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冀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
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
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克兵餉亦惟圖勦除兇逆又安方內
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
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閔焉今以將吏
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
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
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事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北直隸地方頻年騷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各自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關送督撫、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官從賊來歸內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撥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爾部即出榜曉諭、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懋基吳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待元輔葉向高翰

俸助農

上以其為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克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奉

^真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營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樞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二力分

派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
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王紀爲刑部尚書

袁崇煥爲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
而兩臣終日鬪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
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爲戰、次之不
能爲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向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
論經略 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

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

處此實難

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

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

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寵養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

隆典。臣不敢爲經臣熊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

撫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

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

我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語先道破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着全囚劉渠，不遵前
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
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時，
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
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固根本。纔
定未幾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
尾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軍
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
何如不免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
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論諸道

也。奴過河而遣孫得功、金勵等，當亦無幸。臣不敢爲撫臣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訖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旣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那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到疆旣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勿寬。一按

肅皇帝之法，亦復何辨。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死

高邦佐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 邱典宜從重，自不待

祁秉忠

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

劉渠

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差史景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八旬母為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南漳，則渠固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為羅一貴，欲

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

羅一貴
頃正奸漢

乎亦豎招降。飾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爲奴所屠。昨楊丕顯走出，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所各官另行具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酬，冰上一跌，臂助俱折，病發悞事，無有覲顏冠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蓆藁待罪，聽

皇上勅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兵報

陝西巡撫呂

塘報先接邱報該尚寶司司丞劉時

俊具題奉

聖旨裁情着陝西鄜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時確報欽

此除將已經塘報外今據陝西分巡關右道楊堯華

報稱今將四川陣中所遺綿州鄉先生書札謹奉鄉尊

台前冗中不能逐位裁報僅將十一十二日至十八日

止事實上聞十三日萬縣兵與奢酋打陣殺斬首級

十五六類十四日標營兵扎營于石梯橋次日即往牛

頭鎮探聽遇賊相對斬獲十餘顆內有大頭賊完事矣

萬縣兵三十餘人同去首有二百餘名至前村將譚正

聰圍住云你們白杆子認着我們是鄉民不是正聰等

只云不曉即與對殺可憐忠奮之兵俱為賊斃止有八

人大傷殺回次日首說鄉民與我兵傳息又假向白杆

子云我們去殺奢酋將兵殺了二三百人痛哉痛哉

至十六日首云我兵將他殺去甚多奢酋于十七日

五更自有起身直抵石梯橋將標營圍困加銜指揮賀

民望等曾與首等在重慶租識認得的即同大罵一陣

方出營對殺民望將白鴉子一鎗刺死各頭爭先又馬

純祖督我邊須救援萬縣兵齊出將首賊三千餘騎圍

卷十二

二十三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辨髮者、奪
 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酋必寒心而逃矣
 正俟二十後看有緊急逃處、以慰遠望之情、塘報打探
 乞將此信看過、一處寄一處、四日打陣、共計功二百餘顆
 事宜抄報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查明十七日、奮兵統領二
 得馬一百餘匹、記功簿內、查明十七日、奮兵統領二
 有餘、黃抱鎖、薊往交戰、大敵不住、郭推官放白杆子出
 陣、兩兵一攻、將奮兵圍趕、河中岸、俱放火、統圍敵、天明
 得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著賊又來戰、塘中死屍內尋
 奮從明叔父的屍首、今二十日、未戰、又有塘報、去綿州
 監軍道報、奮賊差馬兵、十八日、騎前往什方、探聽、恐往綿
 竹、至安樂、綿州打聽、迴路、恐往各州、縣去、其各處人役
 當要盤詰、不可亂放一騎、馬入城、又差楊千戶領兵去
 什方、綿竹、打聽消息去了、其後、人有報、來今抄塘報、傳
 與通衛知之、可領諸兵、謹慎盤詰、奸細、不可大意、大約
 承平、不過指日、等情、轉報到職、緣係叛兵消息、理合塘
 報、

以白肇慶為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登、神、樞、

營戰兵
舉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

刑部主事王之竄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大患不在外訖、而在內應、內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爲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 國、臣子且然而况於

天朝、宋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况於當

世、往歲李選侍氣毆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奸相方從哲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誅
明旨點破逆計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仇一大義也、乃
先帝一生、耦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半
齡、彌留之際、飲恨以崩、此時言官論之、御寺論之、而

皇上諒陰、未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也、引進者誰也、
崔文升之改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誤認故
手、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橫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囚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昔包脩書請出、帶書漫罵、則盧受之爲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而

皇祖從受、遺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屢陷、海內騷動、失事諸臣、罪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棍闖進、時突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遮蓋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行郎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是日欲決張差、減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邊、詳具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動、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大、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塞口

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欲化家爲國耳，國
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只夷其族，藉其宮，以爲人
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摠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
之術，即槌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仇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向使張差事發，追究根因，究治
逆奸，今日之蘆受文昇敢復逞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
位而謀政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
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
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

藥係於差之挺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
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
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爲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
令中使往來、聽其自裁、

皇上前後左右起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
內宰內豎、閣人寺人、隸其名於冢宰、使外庭曉然知保護
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殺進來者
敢乞

皇上應爲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徒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吏而在蕭牆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陳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萬一虜薄城下白蓮西土皆可爲患即死難百千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爲無知犯法事有差母舅馬三道繫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侯伯鄭

爺毛翁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茶，說明白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馬，我跟著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舖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了，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著一個，就打殺一個闖，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封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口

喫述齊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竇臣
問毛爺是誰，招云是侯伯，繫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
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
招還欲打上，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
呈堂上面議事重大，付職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
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
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
無隻字，頌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
寬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傍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
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蜜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乞 聖裁

欽密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攢謀、胡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稿、陸夢龍堅不畫押、堂官請亦不至、委十三司審、欲抹殺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明白、逼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宮去、打 小爺、問龐保、劉成、他見做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遷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逢著人就打、我到官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處、糾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隣石寺小庵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暗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疏內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爲巡視、不曾入招、欲抹殺六、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謫去撞一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邊，貳犯招詞，十人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印。此印欲抹殺人，差以手拍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認難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叫李真、張東、周來就曉得了，劉繼禮說：「干連人多，士相閣筆。」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即中唐嗣美初未受賂，舉笔直書，右士相於苟邊私添一番字，字迹不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我也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間後，問有昇張業王伸爲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肉喫酒，原不曾復招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叩首，當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插下葛楷標子，約會衆人要我說初四日來，悞了日期也，活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棍頭有鉄束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著裡，又招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棍了，本司

改爲柳本棍臣詰更招詞堂官言柳木棍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頂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單欲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俸看招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脫稿謄真問駿聲等填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而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盡押欲另舉稟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試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駿聲同曾日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順忌而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俸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藉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人挑朱瑞鳳改爲投入教內、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有高真人、主持鈇瓦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繫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人撒

棍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宮之人，改寬爲教，欲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異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斫，欲爲奸人滅踪跡，而不知兇器在內府也。嗟嗟！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官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例，困謀危社稷，非止煽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永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

講幄、今且備佐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隨事納忠、且

國家急切大務、爲言官論列、閣部見行者、無復可更爲建

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虛己任人、其端蕤清靜、天下固已引領相
望太平、而一隅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聞警惶惶、
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神備救敵
識力卓然
也 真將相才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邊備。而

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誕漫

大差

因循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追救。以一隅勤天下。遂至
斂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爲今天
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
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勅勵臣工。共奉祖宗之法度。以沛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才。蓋從古國家多武

如吏

健之吏。敝爲器陵。

國家多謬懦之吏。敝爲階窳。方今百

事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比寬博迂。文藻

文

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旣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郡邑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遼事積餉練兵。凡應聲之征。皆可咄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爲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圻內爲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徧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俾得專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其所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爲簡汰而用之。

武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
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
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爲勸而法固近
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
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
統登津蓋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
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
貴之勇烈俱爲可寬御史曾言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
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至于敗，臣只以爲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罪。文吏起家毛錐，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爲邊才。然試輒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益子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爲飯糶，而擇一賢才，每皆嘆惋。故賢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旣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器，而不得繫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冲邊，而不致于敗。則死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入網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爲旣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濳事異之。小勝小衄，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徐候兵力之厚。

爲恢復。北虜兩虜。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遂以爲不可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昇之法。黜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孱不足結。而縻之爲外護。似不可略。臣向匹虜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強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母之屬。無一不悉其窾。擇其可以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爲之羈紲。使厭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略如谷云之役。以十餘萬爲外藩。然偵謀須得

良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猷輩爲悞。至於關外，即未盡頓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必襍藏奸列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北平居京東皆可屯田。聞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畀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隈胡馬，以糧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亦可爲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故壘在焉，似當大脩葺，即可以按其踪跡而爲之備。薊門永平，今且爲陵京重鎮，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陪，他時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邊將爲急。至于

備邊

營

營兵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為先簡清其營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健升為親筆，而拳勇絕技，皆藉記之以次遷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為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益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于清詐冒，但責其着役，有人強壯，即冒亦當予粟，以為真弱，即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為老家，更宜發數萬金，令近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為備，無太近。

儲

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糶以惠于人，而官饒其息。至城堡可為守者，其大姓之儲，可令收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

守練

練操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該鎮撫
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准上當南北之冲嘗以摠鎮
據其上游或即以潛摠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
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惰凡此數事非有深
遠難行且

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拊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
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交原野議紛

和廟堂此徃代失着至言出而咎票擬之不速。旨下而忘

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

望

斷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眾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象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非得人主為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爾

恐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為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諧衆人之意。不參酌時勢。期于合法。亦何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于奉法而已。為此謹具奏聞、

查章表以防奸詭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也。自古記之矣。昨該臣坐守朝陽門。點闡官軍。忽報領賞屬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絡繹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愈怪之。我國家

神聖開基梯山航海之國，似難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投之王爵，恭順有年，歲時頒賞，俱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朶顏諸虜，竟至三五百人，且其猙獰鴛鷺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

闕下，潛結居民，橫行市肆，致與營兵相鬪，至有殺傷。即太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酋西虜，似携似合，疑鬼疑神，且屢隨名城，俱由內應。此中能保無東酋奴細混入其中，以窺我虛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輦轂之下，而賣刀賣鉄，通夷實繁。有徒部臣之摘發枷號，懸見憂

國之患，伏乞

皇上亟勅該部不必拘往例。敕廷時日即宴賞勒令出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款諭。照西北諸虜事例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合將驛遞之費量增賞賜。必欲令辨髮文身泥首。闕廷以點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教人進京足矣。臣有欽命護守之役。諸夷之進實自臣門職守所關。倘有奸萌發之不蚤。臣實無所逃罪。為此冒昧

上聞曷勝激切之至。

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此論公平
兩人之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由與經撫從來治車之狀各部道將與地方耆老所言若合符節

卷之二

三

大都言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爲
 先鋒劉渠爲主帥正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爲二
 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纜一交鋒孫得功帥衆先奔劉
 渠兵見后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殺此時奴酋尚不信
 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
 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閭陽飛駐廣寧人心亦
 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臣一自廣寧一自閭陽先去
 以爲民望而部道將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奔如流水
 不可復禦矣以柔而愚輕信間諜輕信遼人西虜不得安
 撫臣言失在柔而愚輕信間諜輕信遼人西虜不得安
 諸路各將之心以
 經臣言失在剛而懷不爲預備不爲同心協力且放西
 北軍兵之入然在撫臣匹馬就速百姓遮道而哭吶喊
 三聲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罔聞知絕無一送則寬嚴
 之分剛柔之別也孫子曰爲將之道有五智則寬嚴
 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經臣所缺者仁病則一般罪
 亦相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
 之失一也諸得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
 朝廷不欲恢復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
 勇嚴全備之經累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愎者來徒

卷十二

三

詰詰開切
時機非之

泛請純聖
學套疏也

至于責備
相君更為

象凍秦體

黃兵馬與錢糧何益勝敗之數哉職與經臣好同年與
撫臣從無一面亦就眾人公論一用布之耳適又報西
虜入狄有三百餘騎到入
里庄關上成嚴矣謹竭

給事中侯震賜以 聖學驟輟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

疏曰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云云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邀此 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塞問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為小小闕失也

皇上以冲年紹統踐祚之始叠示憂危今邊疆失利喪師

蹙地日甚一日稽之

祖宗朝之登極首事所遭國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之至計此誠爲宵旰講求猶虞不給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常不虛心以聽受然路隔一膜惟有經筵日講

二三元老可以密宥腹心開壅蔽而啓聖憂而寂乎其未有聞也職政欲效愚忠而奉旨以多難之故輟講學

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明君詰相有此國法否豈經筵日講之一謀惟以章句庸談爲粉飾太平之具一切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真勞苦憔悴而不暇
移片答造膝數乎。至謂寧謚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
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
三四年。倖他猶故。將

皇上春秋鼎盛。終無陶養之功。就將之益耶。此猶緩言之
也。今日三韓盡喪。全無一人整頓士卒。撫輯流亡。若將有
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徹于甘泉。禍變又生于肅
堵之內。亦閉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
見乎。凡晏安鳩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出，乃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十餘年，羣臣嘔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年英斷不移。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習左右。到底不敢恣爲欺罔，然而厥情之終，即釜鬲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

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諱之，而鋒穎錙歛，御左右思多苟貸，惠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而發憂勤，辨賢奸而杜煬灶，勝于堂上，行于閭外，豈異人任，而翻以搶攘之日道之

塞乎在 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
方以愷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輟講、可以
覆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既無挽回
人主之術、又開要譽、君父之門、惟輟講、即可以什其故、
此一疑也、官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
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
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
只千古有評、事已至此、須撤却、毀譽利害、猛做一卷、不避
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
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思圖 國之不臧、身于何有、今師

師濟濟、在列克廷、而救主之缺尊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焉、則亦祈

皇上凜凜一念、以自為悚惕、亟諭輔臣、經筵日講、立刻

舉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緝之方、奏

聽施行、庶君心可清、而君德克脩、其于妖氛、不日可

掃而蕩平、目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

擬焚草及奉旨、仍云輟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

一毫反躬自咎、以實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

旨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

以為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昨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不成禮以茲朝儀蓋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達之天聽以祈

皇上自爲計及時脩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閩鳴恭表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表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從前臣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覲。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越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慢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遙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肝。偕視師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需。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僱騾。或驟車。立刻發去。至于立營堡諸料。如竹木。蘆葦。扶耜。鋤。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屢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是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已蒙部復，徵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著，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禦鏡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為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海，哨泊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取來。京令其整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渥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胤昌、把摠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須明白。

開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糧令主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咸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最厚可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况臣叔官粵林翔鳳

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殲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于軍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孰時。此東事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焉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膽。令奴嘗當此善走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臣必立效以舒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徵長也。爲此謹具

奏聞。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奉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廕伊子太朴尚寶司丞應得 卹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淮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偃蹇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已失事唯有三尺法耳惕然正法則國安朋謀執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奉公爲國計邊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歷數千里而來、爲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卽盡言、商確不識忌諱、爲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已者、亦爲遼事也、但臣之爲遼事者、唯恐熊廷弼本無殺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路、皆足以誤遼棄遠、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爲遼、直是護一熊廷弼耳、旣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旣以爲不足守、而煨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爲此言者、爲關乎、爲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奧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西藩籬也、今旣撤藩籬而宵遁、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開門廷寇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既已不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違或勦及後來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審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字可不謂鉄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也奉

旨而佯為不聞既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不禁邪党之怨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為

朝廷堂奧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恐門庭不固而掌輿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
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
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三月 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廢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連章苦辭。且修郤于
冢卿。上怒其規避。革任為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鎖異。

初二日三更。非門鎖連響三聲。鐵
開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

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

何者每聖
用于議者
千古同恨

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

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讐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視嶮巖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蹶

躄之難前。不行則以

諛事權
透極快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徼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

間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爲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聽臣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

國。孰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同心。將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明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此疏情詞
可憐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
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
祇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破壞。着着抵牾。既要臣同
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
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
既詆職沮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
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
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爲虛聲。而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
爲說誑梅已爲悞信，又自謂悞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爲憾。蓋至此而
戰守之是非定矣。卽党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
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卽道
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開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
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
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閩陽
臣何敢先出閩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
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口報被人叅破，逐日路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
黨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
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質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賣謠言。出
揭玩。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厨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人
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
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
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爲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
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
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蔴灣投虜東去。幸得孫

鎮守赴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自畫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間，候完奏繳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塞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為東賊冲地，極近極薄。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各口。昔隔西虜，且遠且厚，但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為新令尹告，而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同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東如此之密
通、行跡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
不若自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愿逮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
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
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日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
還仰體朕意、卽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虜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
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樞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泊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婚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回國御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候震暘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曰、竊見年來任縉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夕鬱之烟霞、卽九泉故老、猶沾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網恢羅者真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卹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會爲速化之機尙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攫取真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閃忽不啻過電卽謂林泉已久不當復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冒轉遷之榮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勲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爲之
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

恩。賸請者因緣于利。卽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
國本爲題。且則捏邊功爲勞勲。以致生前之奸污。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

軍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爲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亦輕

恩例而失風勵之權乎。此後遇有陳

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爲覆疏。無槩據一字之游談。便作舉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旣該加贈。后人又蒙廕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爲故事。卽臣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臣后有零竹之向隅所慮者。鈐法浸移

恩典大衰。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勅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爲序故官有
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申而倖竊無所容其私
矣。

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謏菲蒙

六議深中
事機可謂
老成謀國
之至計

聖恩拔臣于儻儻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漵
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北之驚魂未定，銳戈散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度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爲百靈之呵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日防內，患當河西初潰，衆心惴惴焉，以募兵爲急，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爭鬪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槌手、須用防閑、賭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爲橫、一伍竝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詔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

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長安之爲劇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卽爲奸。故諸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氓之中有蠢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卽來而不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卽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密。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卽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竝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薊昌等處。卽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日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臘銅鐵竹木皮革等鋪。遇敵卽搬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警卽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飭內備

嚴內街

都中緊事。莫繫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繫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日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石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

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今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飲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邀喝。至于等閑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壞。鈔萌剔蠹。庶

皇居邃密。杜蕭牆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煩浩。甚以川匱。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算。卽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于燕閑之暇。須密密清查。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

百凡內廷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

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度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

日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

甲車仗等件。悉取給千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

內者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

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

決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

軍情為等閑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

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急內應

卽令科臣忝奏著所司回話。庶聲嚮相應。表裏協一。不至
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
君心之默運。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綿國造。
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亟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雖不貸

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疆事爲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將聽其蟒衣玉帶優游關上乎將猶覩顏入朝還據中樞乎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庇所得私非鶴鳴之悍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卽鶴鳴去歲辨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辜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與尸之凶。第倭奴侵屬國。僭主和議。遂以誤國論死。視鶴鳴之剛復自用。失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下法

司道帥纍纍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俟。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其一生樞堂。卽與王化真相比。與熊廷弼相忤。初尤不過鹵莽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俾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狠于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旣欲驅經略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旣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真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真。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候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其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爲變局。是查舊家也。是查舊政輔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弼一咆哮。言官卽爲佐鬪。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言已驗。而憂國之誠。反指爲佐鬪。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舛戾。難以枚舉。凡是隨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明明棄城逃走。伴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若俟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定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蒙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爲彼卸担自在地也。世寧有此。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將張鶴鳴

勅下法司。併究取如杞如律。庶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事尚可為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申前請。倉皇瀆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卜可夢上
可怪為盡
時艱深言
勝于得失
吾明貴長
沙也

尚寶司御滿朝薦殛。實心息浮議。疏曰。臣惟國家之興。成于眾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途一殞之惠。思所酬之。雞犬一畜之微。不負所養。况

祖宗二百年作養。詎止一殞。臣子半生光榮。奚啻一畜。

卷下二

假令薄所酬。虛所養。寧無覼面而棘心也。或者世主剛復。益高階格。卽有誠懼。未得陳見。猶可原也。今者

黼座時臨。

天顏辟盡。諸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類請。以發帑請。以募兵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遭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開門戶。果謀實效。勿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鬻爵競乘。以廢弛。讓爲十人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職謬具陳

祖宗剪棘披莽，以有疆上。得尺得寸，皆櫛沐所貽也。作俑于輕視，奴酋梯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藩，束手歸酋，失挈糝之守，開濫觴之端，感國辱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其衣，喪其師，開其釁，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藩之喪，慨然正法，誰甘犯刀斗。投奔鑿者，錢神作合，真援庇私。尤而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開門而媚虜，或聞風而棄城。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減于門戶私人。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好。今且有山海關之虞，不太逼乎。腹劍舌鎗，甲乙角勝，維今國家作何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爲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鬪。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厪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贊畫題兵。未見確有勝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為偏裨加鈺之疏。併報奴酋驕橫必犯之疏。不一而足。似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之伍。至尊道臣。能保驕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叩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辨。而悍氣為驕。代衆爭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清弊實令凜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督戰。懼其為廣寧之續。大可憂三也。 國家惟兵權。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覺之于大司馬。故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簡楊石二將。遂能長驅逐電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國社遂虛。何至今日而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國家尋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猥雄紛拏之途。遊手依冰山。誰敢盤結。奸細投奧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爲處分。此正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憂四也。國之錢緡。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殫于惟正。再殫于權稅。再殫于遼役之加派。師行而饗愈煩。輸重而求彌刻。

馬疲而箠益毒。里多虛舍。溝徧弃骸。遼陽陷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爲浮海之萍。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爲西虜兵集。而捐十餘萬之犒。迨後十二月。亦非有奴禍。撫臣又何以爲西虜且至。而續十餘萬之贖。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糧食有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曩時撫臣何不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剝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載。便成懸磬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千旂。荏苒之庚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橫。豈伊異人。皆窮屢之民。結轡之氣。匹夫首難。雲景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磔骨剝膚。家無信宿
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邊訖而雖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
亂不得。民亂一發。而異償所失。亦不得。巨恐危亂不在邊
疆。而在窮民。螻蟻沸蒸。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 官
禁。日仰天高。蜚語黏傳。疑鬼疑神。曾萬年共主。雅有
天地河山之護持。尺翳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宵人
或談劉呂之左右袒。蓋夫亦做成吉之伯仲。訂回視萬曆
初年。離襁保者未久。一張居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
此。竄垣有戒。伏莽有懲。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
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為不是。其給屯安插。不宜密邇。

京師就插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藩遼陽之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矧此插處者，其妻子皆在奴境。瞻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闕，安保插處不為响導？恐又尋開藩遼廣之覆轍也。近聞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為外蔽。勿令內據。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瞎撫。哆口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媾虜，云西虜足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卒耶？殫力取媾，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并獲廣寧所撤之

十餘車耶。覆轍如此。猶訛傳西虜之留戀。瞎撫也。瞎撫猶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厲。攝奸魄。如此顛倒庇護。始于黨。終于賣。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囚犯。愁苦無聊。應與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閣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反。應與讞決者。或以鄰家吹黎。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緣。福堂養寇。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裹幾許愁。福安如無一緘密約。希心外傲。乘急內訌。隱隱蔓延。危于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乾坤何等跼蹐。

君父何等膏肝。吾意凡爲臣子者。心營身理。不受髮膚。乃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畸濁畸清。意氣投。則推贊之。揚詡之。甚或托葭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藻績之。臭味殊。則誹謗之。挫折之。甚或假狼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遍關都。往往塵于

睿覽。巨怪其是非之失實也。闕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決不彌逢。人工彌逢者。決是無本領。若交厚則罪可飭而藏醜。交疎則長可匿而呈愆。馬謖或揀街亭之敗。令公或蒙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習。揔領。臣怪其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洞混一之圖。草廬籌三分之鼎。定計于早。程效于當耳。往陶叙之師。覆繇宿望。富平之役。敗自名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為乎借籌見長。提桴遠攝者。而必欲其之。課政有聲。韜鈴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與地未相習也。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庶明厲翌。

皇國乃得卽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爲國用而爲党用。豈

私交靳于

主恩。蓋簪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舟寧有身骸。顛樹寧有遺卵。臣怪其爲國與家兩俱外也。已或芘所私而党也。先誣人爲党。以張脯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汚也。先指人爲汚也。以置箝口之鐵。臧獲慢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諱許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顯焉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自身爲糞爲溺。而不恤。寢以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其悞。國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京後。陸續得閱邸報。儘有清議堪效者。巖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軌者。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爲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夫陰晴未定之局。臣尤怪其爲楫爲棟。木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態。合于十可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嘖嘖蝸蟻之穴鬪。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賈生之涕也。非故習爲叫號也。當途半軼于虛權。臣不樂問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啗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勅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實効匡襄。勿蹈模移。勿習佞食。勿睚向陽之卉。勿眩影弓之杯。勿再

狗門戶體面舊套。徒損我邊疆。動搖我步玉。有不恪令者。絕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傳。臚誦采及芻蕘者。或治光萬禩焉。采朝講之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爲卽次之而部院大僚。又次之而察案散職。亦當就會輪班。須問其群策畢舉。昌熾靈長。銓宰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強項之態。不識忌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視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滌

除十大憂。從今密密搏拏，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羅獲奸細杜茂等，題劄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瀋矢後，奴賊與李永芳修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費金銀，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繫于內地之靈。臣每恨之，而不得真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僇卜午通李永芳往來踪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犂然可疑。但卜午年叨登進士受國殊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碟叛逆之罪。此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聞見
不。不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修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真速
正典刑如在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

居民王進榜家
白雄雞生卵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葉發書與三法司明
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徇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衆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
步問喚熊芝崑過來熊廷弼一跪就起廷弼言從田間
起原議住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職見廣寧撫臣不守
而弃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餘先並不曾議職住扎廣
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
又呼王巡撫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
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康
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廣寧

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幸熊經略先來、次后竟然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真也、投上一揭、亦一躬而過、各候堂審、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為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遁、歸寨、任知縣請萬三府

入城、隨議進復桐梓、

涪潭賊降

按涪潭為川貴險要、時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地界、倫懼投降、空兵進

駐遵義涪潭一帶以寧、惟重慶尚為賊據耳、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

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
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于以收拾人心挽回
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

祖宗二百五十六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
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

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
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

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此處大關
頭會須看

如揀焚極弱、竭蹶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筭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瀆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為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 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頃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疊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替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綸扉尺地千百爲羣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邊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令宜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因

分屯以安
流民既可
以散其勢
又可以耗
其力是策
之最上者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為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
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為設處，即捐一
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

透見

一帶遺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
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
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戢守兵食事
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
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肉，竟氣使

兩時處處
于戈處處
盜賊皆據
諭之補福
可不戒哉

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為哉。

一明職掌。我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徑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聞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為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

良法

日當完。違者悉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
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
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復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
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
當共圖者也。

施言駟海
法苦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
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
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
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
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

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備庶職效尤。雖屢奉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衰如克耳。頃良鄉百姓詣闕告苦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如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悻邊塵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皇上不許晉淑怵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急身行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真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參治罷斥有不發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决裂而不可救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扑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爲亂又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

改折十庫
錢糧
減免蘇杭
織造

傳免雲南
貢金

詔省內府
常案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
解使思出自上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
併行節省仍亟下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
携戴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

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
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
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為末務臣等之所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典係 上供。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又安。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勤發帑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揆之爲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爲事勢急迫、敢爲此言耳。

定纂脩官欽定纂脩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溫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克

實錄正副總裁脩撰莊際昌編脩賀逢聖林鈺朱繼祚張

冲檢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克纂

脩官

登萊偵報

只恨辛廣
寧之登使
機會錯過

快

據征東副將王紹勳揭帖內言正月二十三日竇總兵
借貴英拱兔二處夷兵一萬與祖叅將同廣寧兵馬在
寧遠北十八里雙樹子上陣奴酋欺回廣寧將住民就
趕過河東所帶弓箭鎗刀俱搜留填壕西達子說你把
河東借了又佔河西我穿喫的通沒了我要與你廝殺
有錦義前四衛人民皆未曾順廣寧富戶家屬早已搬
住寧遠初三日遼子往右毛衛看糧由十三站徑過見
山上人馬衆多就攻打一陣被山上石礮亂打重傷二
個玉子綸帶縛
任擡回
軫恤遼民

慮生于識
有此識所

以有此慮
謂之過可

謂之皆可
然公忠義

性生來不
肯避過與

昔之述坐
視奸詭株

行而不一
摘發以驚

破其胆耳

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
分派各令安業生儒佳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為釋羣疑銷隱禍以固人心疏曰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
人以為奴賊奸細已伏

陛下宮中一見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
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
流言入于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為而然耶往者

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
係蘆受劉于簡俱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

言洵洵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

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已

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即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

况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

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

為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固。雖有高城深池。

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為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

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

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為計。不宜以

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爲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禎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所爲。劉于蔭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禎內應。

陛下不誅如禎真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于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于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殺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况于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政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人。不同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之紀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戰守之事。次第

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之罪。不勝聳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官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藉。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執理明達
極得申放
之體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二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即簽名付訖。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誥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如斯而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擘杜茂一人如多擘我上本參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仰見我

皇上杜讒銷萌之慮至深遠也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若輩輸情勾夷朋奸賣國中外共為切齒凜凜三尺誰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當防其濫我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蔽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葛藤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彌天之網得無徧地皆兇黨良民盡奸宄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寃未定流離轉徙載道而復重以奸細之猜疑縱騎之騷擾其何

以堪。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諭。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之意。于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吻。入告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設機構穿。別有難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鶴鳴爲發奸。而德陽爲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忠猷。矧官旗傳言未的。聖明業已洞悉其枉。而獨不可

以轉圜耶。益獸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官何負于國，而一畚降謫，恐奸細未當斧鉞之誅，而忠直先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竇永塞，言路宏開。

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有盜生，有仲爛足智多謀，胸有武庫，延納義勇，使客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滅賊。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就中簡選五千練成一軍，率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今聽調侯震賜謹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

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願時值多艱，其于

諫官以知無不言為盡職而不又獨言矣

重且大夕
且運者存

以近紳謗
調士論社

之亦復恤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

通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畝間事、則夫錢糧之利弊、地

土之惰饒、水利之廢興、為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

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為也、要以收拾人心為第一義、

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

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釀

變地方、臣以為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關者、宜議也、滇黔

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輕、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

而最重、如臣卿、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向也、近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他省不得援也、遠地聽聞易訛、有司培尅最慘、而強梗易借、以爲名也、原輕者本末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蠲免、楚中因有更照、竄爲照糧者、而思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糧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爲宜立號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錢糧事宜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雖煩、一省有一省之頭緒、兩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次解用二號批、二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更于進
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
卽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
定縣濶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千
金、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辦之一邑、
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前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
民、置之何地、舉一項而別項可知、舉一邑而他邑可知、及
查此項布額、非比鋪宮細布、亦非賞軍邊布、爲決不可緩
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
職邑磽瘠、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聞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載入考成
積逋無算、海盜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象、有司或未
任而罰俸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
聞撫臣將悉其狀以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
于庫官、
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決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辨極朽
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鋪墊、而執成例而無變
計、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
貢稅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贓庫所儲、

招藏官發
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祈禱脩齋、費出無度、
以爲穢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沒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父及管庫孫順及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今所發千萬即以馮保一賦當之有餘矣遂總總罄竭爲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克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嚴旨中飭。合北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爲一心。問源尋委。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未易言也。而職鄉坐東南水利中爲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耕。抵而秉耒耜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倍他省。豈非震澤爲之輸灌乎。水能爲利。亦能爲害。禹貢

此誠蘇松
嘉湖一大
事不惟無
任之者亦
且無言之
者侯公干
是乎組豆
矣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松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
開濬以後、漸就堙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
由宣瀉、一遇春潦、千里為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
無資、勢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
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 曾特疏上 聞

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
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為朝不謀夕

竿頭更進

之言也。夫號批與開濬吳松舉而措之度無難事。若言減
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帑不樂聞言發帑則
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忍
言哉。臣久鬱干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
其愚。惟

聖明自為 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為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
中。鄒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審。言職等奉

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任經略。原議
住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

罪一體。融解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公今

事勢必卒
到此自詣
詔獄免了
許多口舌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于朝廷熊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
時王尚書說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衛暫時同到
原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王化貞跪下言職苦職
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摺投上鄒王云公
必須還有在朝列班之日一躬而散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改聽問熊廷弼請自詣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祇緣王化貞張鶴鳴
等造捏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逮
蒙 思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
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屢官會問職但為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

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赴。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傾心吐甲
之言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又二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殛之、且亦謂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疇昔榮肥哉、故爲京邊、即所以爲鄉井、古人所謂以保富貴之心奉君、願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而科臣侯震陽、疏薦、部臣沈紱、苦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天聽、臣非不知相度時勢、揣量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之子、得効涓埃、願臣生平力學、尤可待時、而疲羸之士卒、

單薄之邊。墻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今蒙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載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素鞵。斯誠曠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招招也。第臣學

有淵源。行無虛飭。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餽

臺。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

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踐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人。改。方。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誅。匠。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膺。簡。命。本。緣。素

不刺之語

足為胡后
任事諸人
吐氣

心豈敢復憚勞憚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勅。不過爲謀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銃。兵數某多某少。糧數某多某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若言之而不當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逡巡苟且糜俸。冒差以于悞國之罰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愚。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願

愛才憐才
之意與千
古相爲照
耀

後者 恤錄矣。然恤而大半未恤者。臣拳拳言之。以各省
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
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
埃。幽菟精鬼。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
一往不返。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
豈後臣也。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
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
資多出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
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覩顏路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
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今乃以其老
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
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願
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
察滿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
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以臣所聞如胡桂芳
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嗣吳良甫吳
爾成賀煨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秦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
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
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已之是不知人品瑕瑜
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
再提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例一開壞
國令甲不知在人真贗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
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事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真是真非直道而行
至不能保無一時清訛之國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
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况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勵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揔爲

皇上没者恤錄存者召用之。昔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哀晚愚陋、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起口、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頽綱、藉是沈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盡斯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薦剡中有
此兩人便
不減過方
之色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覲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謫諸臣、皆已錄用、山川流落者、瞻天日而會風雲、蓋已野無遺賢矣、惟是嶺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邊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
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寒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
史之編此日青山頓返還轅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蒿目
憂時披鱗論事言無忌諱身及復于雷霆計有補裨位當
還乎鴛鴦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為徵用者
也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
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
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况兩人頗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關一場。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瀆。爭長競短。強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撐持八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亦是公論
不然無以
暇化貞之
心

是是

公論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鞞鼓鉄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弃廣寧如敝履，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覓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劔賜璘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殊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微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只當持此
不戰如何
後又督戰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屬兵抹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

悉等閑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未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趨廣寧。提一劔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即有益世之氣。料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鞠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確確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讀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路開一線之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留此等法議予人間如懸坐律令使人不敢輕犯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弒逆顯形難掩欲禦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憝懇乞明速正典刑以圖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聞朝事值

皇祖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紛語

皇考速逝、雖云風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密、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觀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併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劔自裁、以謝

皇孝義之上也。閣門席藁以待司寇議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含吾支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藉調理。豈以已實荐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上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紆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 皇貴妃欽立 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絕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歎歎之態、即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繳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諫立 皇后、貽禍宗廟 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不可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果謚議。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比降王。連裔。若非言官。預料。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蓋實乃呪咀。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曆、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爲遜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慨慷一言。若非尤、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遣科。臣攔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弊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

忍 冲主之控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
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
可爲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者
也、職在禮言禮、每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
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國、在刑言刑、
縱情殘法、其敢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
禍患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意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昇
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深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藏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劔牽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諫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庖、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蠱不去、終當
極壞、今正決疽去蠱時矣、昔唐相李林甫、破懷邊事、窮凶
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斲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
極惡、然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藥、千古人心、尤有遺
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弒逆顯形、又林甫輩
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爲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
如壅大川、夫奴酋薦食、直迫郊關、土賊跳梁、禍延兩省、勢
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爲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
醫藥可攘却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弒逆哉、

一日不討則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坐受挫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盲不可針砭之病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不寧一承思召便欲叩叫帝聞發抒積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觀

皇上下孝宏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攀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即重治其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雛腐鼠之身也、其于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長蛇之身也、其于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國、脈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
鴛鴦之逐鳥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
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急切之言、生嗷嗷之口耶、職誠不
勝急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官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
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旣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

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
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
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
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
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
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芳、
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臯、馬鳴世、吳牲、喻思恂、樊
尚煥、陸獻明、鄒復宣、李口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

立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表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夷通使報。奴賊情形。報西虜情形。多恐其不的一。稟不敢入報。據采顏三衛三十六家頭目。狝暈大董。忽力。爰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怡那彥。不刺。凌台吉。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即素又罕。索羅世等。前後報稟。大都為遼左。全失。恐額賞無處出辨。要扶講折。其欲無厭。其奮然而欲與奴賊。踐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反。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向也。遼左全沒。藩籬盡撤。器甲車鏡。盡委而資奴。關上雖兵馬稍集。然散亂無統。叢聚未練。一牆之外。便為虜騎冲突之地。沿邊千里。無處非虜穴。無論奴酋。即西虜一動。口隘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為第一。緊要着數。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粮住帳。口外名為拒奴。而實為挾賞。督臣同職。委代管山石道。監軍參議。

卷十三

二七

耶慎言總管廣寧寧前虜賞錢狼委寧前道副使張應
 吾專管廣寧寧前虜賞貨物委同知華崇管寧前撫賞
 委副將王牧民游吉張定都司關守信名色中備襲東
 正名色千總郝興宗黃應節通官王朝宗王檣胡尹來
 奉季貴擺賽出入虜營往來俸宣皆得諸夷情通曉夷
 語剛柔輕重講折合宜委蒼僧王喇嘛并伊徒弟副喇
 嘛楊喇嘛精通經典熟練虜情諸夷酋督膜拜頂禮于
 中諭以福福曉以紀綱虜人信服往返講折經略尚書
 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詳述撫夷情節經臣曰西虜
 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但虜人犬羊其欲無厭
 當此新喪地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出于撫蓋萬
 不得已之勢也照得自寧遠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
 京顏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
 祖宗規模設立原善彼利歲賞終就籠索自寧遠以東
 至廣寧皆虎墩兔愁妙花宰戮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
 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屬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
 寧遠前所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取此皆以拋
 棄之物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連日各虜運糧至關
 與百姓糴賣換布關上糧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賤味
 為兩便各堡尚有遺銃令人運取各虜獲送載回大砲

九十二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里、衆虜擡砲直送
 至海邊船上、一時劫順、若可訓養、而夷性無嘗難保、無
 虞、臣雖曾在臨鞏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虜、彼處原主
 戰、未經撫夷、不知其情、督臣在宣、前、後、三十餘年、各
 虜、祖、宗、俱、管、撫、賞、督、臣、發、宣、諭、帖、子、數、十、道、虜、皆、加、額、
 叩、拜、痛、哭、收、受、以、輕、率、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之
 亦、似、可、龍、絡、經、臣、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于、指
 掌、諸、虜、相、傳、胥、爲、傾、服、職、不、過、從、苟、唯、諾、受、成、而、已、然
 撫、夷、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難、結、局、處、有、邊、臣、所、不、敢
 言、廷、臣、所、不、能、知、樞、臣、視、之、爲、不、武、計、臣、視、之、爲、浪、費
 言、臣、視、之、爲、罪、府、者、臣、敢、一、一、剖、析、明、白、陳、之、除、額、賞
 有、定、數、不、開、外、虜、將、到、邊、口、有、牛、羊、段、布、米、麵、果、酒、之
 賞、名、曰、迎、風、至、邊、口、任、不、賞、亦、如、迎、風、名、曰、週、夜、到、齊、
 賞、亦、如、迎、風、名、曰、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
 名、曰、獎、食、以、吐、各、項、賞、費、更、倍、于、額、賞、却、原、不、在、額、辨
 經、費、之、數、之、內、費、唇、舌、那、東、借、西、軍、糧、明、扣、百、姓、明
 計、上、隱、恐、而、不、敢、發、丁、含、怒、而、不、敢、言、少、有、瑕、罅、一、有
 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邊、事、之、壞、多、由、于、此
 莫、非、王、事、何、獨、邊、臣、受、此、艱、苦、也、計、其、費、即、以、全、遼、之

領餉領賞新餉之數計之用之山海關門并用之撫夷
 綽有餘擲也而又不為節省空名減其加派以貽害疆
 事此一定之籌不必再計又須督臣暫住山海月餘方
 可定也各邊既靜然後一意戰守漸圖恢復如雜以旁
 觀之意見掣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
宗社矣
 輟寶和店稅○清查侍衛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
 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祈雨
 熟審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曩曠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為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
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忠且敬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
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有本之學
謂儒之言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

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皇上以輔

皇上爲堯舜屬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邇者伏觀

皇上法祖續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

路、軫恤民隱、盛德徽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

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吉要、條為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聖心、曰明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聖志、先焉。夫堯舜

所以為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

故足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

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願

好符類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淆。耳目未惑。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蠻夷滑夏。其患非少於今也。堯能咨嗟儆戒。與其臣撥亂而興治。其效至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冲聖之定志明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斂。宮闈宴聞之地。常有以自保。非堯非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聖學從此始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耳。舜復權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首揭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繹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爲心累。是故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禍機兆矣故曰危人心既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請毋屑越于人心之際惟是戒
慎恐思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渾
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
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
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說在大學
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
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
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爲萬古一宗之學聖王
莫之能違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
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乃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凜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為致在意為誠在心為正在身為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聞知之統

皇上直續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為先

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聖主焦勞公卿巨執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為獻無乃迂而無當乎

臣謂不然書有曰無兔無荒四夷來王帝所以制御夷狄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寔由臣子怠荒廢職積玩釀禍之
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儆戒無虞之意夫惟天子勤
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夷虜哉此所謂拆衝
于樽俎制勝于廟堂又孰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辨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
大着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真異常災
變下令
省脩

吏部題補沈自省武英殿中書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卹、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

千戶顧美等、叙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為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迨其舉、御貢、尤授徒糊口、散廬數椽、風雨不蔽、既謂選得縣令、遠走巴蜀、一家相隨、啖蔬茹菜、常祿輒盡、不持一文、歸家、常三署邑、篆、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藍酋之變、其時振德甫出棘、聞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純、及其女、淑、慶、北、向、羅、拜、盡、改、烈、燭、其、時、童、僕、嚴、英、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乎、死、殉、死、止、長、子、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乎、死、

生之際、豪傑所難、矧當郡邑奔竄之時、共作苟且逃生之計、而振德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家投燼、如一轍、此真疾風中之勁葉、而末流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細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順、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間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如何年月日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
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
詳盡令其衍衍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從來
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失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脩豈容以意筆削
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御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淮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獎率忠勇、効力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一念朴忠、亦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大學士沈淮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待罪政地、將及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職非好爲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蓋看詳章奏。乃閣臣第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暗而不言。無論非同實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廷遣經略時。職

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祝流而氣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祇取怒。然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部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

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跋扈也。蓋東西交訐禍起于遼遠之失着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率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之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禍始發臣以爲憂甚于遼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盪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是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醜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6

第十三

三

九四

五月巳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治亂關頭
明則揭出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

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燠旱
草木為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即應願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

之前先降水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上占盛陽雨

冰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迫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訐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憂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觀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協應。內蠹一掃。則外憂漸見。牧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卽遭愚戇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次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從思繼繼。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

以詬辱之餘自甘頹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遷歲。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讒呵隨下。數日之內。疊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叅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

是

皇上之震疊。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猜度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煬灶而出。

軒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向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于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一章

著履便次
盡終身

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竅之中莫可測識

論音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中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蹌。其能迴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

刺人隱曲
那得不恨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切心髓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野營讒構之端生於長舌其為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俱被說破
其微是
本之皆

卷十三

五月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
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網。之。奔。何。爲。乃。至。黃
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
僚。既。構。此。爲。新。題。宵。人。遂。雜。附。以。愴。語。噴。血。之。口。任。旁。吐
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
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先。曾。論。韓。琦。
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
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許。將。使。十。載
而。下。復。警。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代。行。鬼。神
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卽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爲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固嘗勤惕自克待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齊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徹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今臣于羣陰方盛。釁孽漸生之日。敢以

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謂歸一過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

便有快風

破窓而入。空直政以。情緣。灰糜于習套。營惑于奸訛。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

教忠議論

絕確。賞不為勸。罰不為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

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為

大不平事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為受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僨轅。而猶且于城倚之心。脅寄之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卽有表忠卹死之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難言也

操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鬱有
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
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
而臣等耳目之司。克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
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
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卹錄。若將買千
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

快絕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閒○曹○之○旁○囂。則○不○處○愛○與○憎○舛。何○以○持○權○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致○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棍○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怕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屺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闕通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奸。

而托之乎奉公潔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

而法家拂士。能爲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
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
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

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邊疆謀而不爲身家謀。于
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
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魂怨氣亦有以于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

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

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取來京

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

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

為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更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廢請卹之。

思例宜核

玩將宜治

兵餉宜急

營軍宜練

思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慙息。隨叩隨得。至以名器為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速之來。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耽延。而且公然閣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
如無設也。

許明急切
卽使賈長
沙復生恐
不能加一
憂危之詞
于其上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宗社。其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瀋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
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而
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
臣高日

國勢腐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戢寧。
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成繼之。可也。乃持劍衣鱗者。聞先聲而宵遁。若草木之盡甲兵。秉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逝復用。而桑榆暮收。猶哆哆高談。若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歿軍中。身親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擐旗也。乃執袴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逐。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插血締盟。列營露

亦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一二逃將、匿影埋形、莫繇緝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爲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朱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醫指示信者。誰其人哉。可爲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雅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啻鯨吞而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邇者登萊西丁、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晝持械。踰擁揚參將之門。夥屋探囊。莫敢誰何。輦轂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槐葉藁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頃閱經臣。疏稱逃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鏹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極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將。今趙趙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講器械。今割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卽奉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卽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卽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噬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卽來。正策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已也可爲痛哭者四。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加派。迫于追呼。剜心醫眼。嘆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家之俱困。斯民鞅鞅。蹙額無措。怨噓之聲。愁慘之狀。不忍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顧天下太平。而號號黎庶。咸噓然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瞞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救寧。則劫盜奸淫。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固懷乘機伺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一聞訛言舉

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捆載而行。將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卽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朒矣。軍心驕悍矣。民心存在搖動矣。臣改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撻兵。銳刃不可以截肉。債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忍言哉。伏乞

皇上下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迹臣罪案已定者
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
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雪

國耻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么麼小醜。其何能為。務各安室家。無動搖。
其有妖言惑衆者。卽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聳將士。以此
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縮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効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
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
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徇情好。勿空言飾聽。勿目前塞
責。惟是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期必淨掃奴氛而後已。近如
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成等二人入都。爲
國而誠。備極苦心業微。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克。寄食於都
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
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其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忝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鄧名護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導滯。修廢舉。隆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天地爲之否塞、章奏血脈也、血脈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爲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爲兢兢、卽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帑用人、蠲征起廢、無不隨請隨下、媿美二祖、天下稱爲中興、令主乃始、宋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斲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禁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詆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以言爲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唐宗哉。亦建議稟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咨諸臣，又濟濟盈

廷矣感

思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劄之亦易傷于峭。勵而又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爲逆耳之贅填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爲三說以預箴當事之臣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吾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掇拾以塞責耶。每見初服持白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鳴之喙，嗷嗷然非樹已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卽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讞案呈矣，如山莫移，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安用，是多指之亂視耶。

臣以爲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爲舉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爲一疏。十
三道合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
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

倘

俞旨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
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弊。議論歸一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穴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票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平時且不可爲訓。况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催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於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卽如近日應次之奸宄。填滿獄中。無名之璘玉。招搖關外。伏馬之斥。敢摘黃台之瓜。括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焰。

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鬱中外磨齒之公憤。此皆輔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擔當。有必當奏議者。照常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舉

報其以爲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筆批煞。卽官府危疑之情。庸人駭爲不敢齒者。不難直報。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憚爲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以時日。勤之以奏報。朝廷不頒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足當百人之請。一

旨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一曰覆議忌于惟怯。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參之以時事之機宜即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竇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為成

功

明旨便為令甲當局之職業既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局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情恤面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舉責。若疏中之意義有歧。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簡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卽嚴旨竊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遭遇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弛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公參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爲倚閣。勿畏人之議吾之後。而故爲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即議可。覆者。即覆。大家放下冷面。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致兵政一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參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真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鼎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霍亂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圖圍肘腋之奸。連袂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爲是震撼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圖圍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尾而撩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卅陛卽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

臣

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爲振

奮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

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

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

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傲望風遠遁。此婦人而鬚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自負。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逝臣得免。擊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醜顏仕遼，白骨
再回報。

思有日，官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
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
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筭能固吾圍不
過預蓄一駿蹄以爲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傲，惴焉急
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
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
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囚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睚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迷忠義士也。卽今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

也。一逃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發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伏鉞臨戎，猶懼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

兵者也。誰秉

此時當國
石能無媿
汀否

國成而異，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機，穿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削草菅。天方投虜，未可與爭，使維翰已知，彼堅壁固圍，猶不失爲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割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
一潰、剋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卽
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憐于此矣、維翰藉口兵
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
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
寔、貽之、維翰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
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遼爲金穴、倚署道
爲壘、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卽攫取官帑一節、
賊私狼藉、是肱篋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厥境而
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鑿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聚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乎、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活心畫畫
真北門鐵
鑄

經畧王在晉網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應之道、以豫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

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統、而又禱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這亦有

權。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誼而
又謀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
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
艱乎。內外多戾。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
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
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
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
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
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控抗之人情。
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

字斷陽
事下涕

俱已倒換。其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曾土腥。風灌莽滿。
骷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祈寒。千間蒹舍。破壞
棚塌。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
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
避。關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
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難救之勢遂成。此時卽有孫
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矧以
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
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
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沆漭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
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卽以千百船、蔽灘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順浩謂
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溫州、臣不效
顧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脈從居庸古
北喜峰、迤透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朵顏諸夷、部闡城
枕之、繚垣于山、是爲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
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闢爲閣、刀叔喜嶺、蜿蜒
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槍、矢達城樓、登嶺下
矚、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

之便、十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
石、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巖、逃、成
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絕
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
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
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為、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
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
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蔽、但、計、費、正、鉅、而、
民、人、當、用、數、百、萬、夫、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于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
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卽多加工
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
踰。有汗漫不及收之勢。况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鑄。
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
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牆畢竟當築不築。
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
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懼。斬溫禹以擊鼓。血郅支以染
鋤。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
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攫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
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

宸聰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
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
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
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京師有募
兵之令而邊軍起攜貳之心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
士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

苦邊寨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剗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求增不得。邊軍立潰。則部下之召兵爲之嚆矢也。添一官。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祗奔波驛馬。令旂令箭。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鑿清離之轍。故聚烏合之兵。卽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奚以爲。劉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腸、霄文枯骨、亟宜令
彼處撫按、銷弭前患。

鞏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
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
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恟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
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充廷、百僚布置、

此疏痛醒
可以針人
心之積玩
廟堂舉行

我

軍容和後
皇上冲歲勵精、臨御不輟、於允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捷如轉圜似爲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
空懸章程不飭。絲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
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舉生紳
弁。原自分途。以措多而耐掣。盡結言路之舌。空灰任事之
心。內外大小之間。相冒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
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
之餘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
感慨遭時。安敢勦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爲不多。
征兵不爲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
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為奴效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銳。實實欲制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為實。而無乎虛名。非不知上將畫謀而賤力。而以謀為借者。藉口韜鈴。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為孫吳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淺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怙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為將帥。即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為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遇。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多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冒破難。稽買祥之兵。矯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為二。乘隱憂。如是以為兵。卽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藝以用之。對壘者為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為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右。睛窺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革命中為奇。今放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心刀走索之徒。克選。聞有榆關之調。遂挾眾。冀凌甘心。并逐。

前日鬪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爲實，而無務淫巧。稽火器最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爲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爲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耀賭聞，不知制愈巧，用愈舛，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爲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效也。營陣以裨於衝突者爲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握音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弃勿習，而竊裴緒李筌之偽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剋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家背嵬。教以低頭砍殺。卽兀酋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聞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究且兵未見敵而先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拘言守。一切城塹不設。濠陷不挑。究且賊未泊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盲。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焉。七年之疾。可瘳如復。世世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諱○則○逃○何○可○一○日○無○法○臣愚○以○爲○法○行○自○遠○不○若○行○
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傳○响○者○殊○疾○也○法○行○自○
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歆○表○一○莛○而○望○景○者○自○端○
也○今

輦○轂○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
飭○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逃○
紳○逃○弁○之○速○累○累○是○矣○若○不○速○爲○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
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
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痼○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
朮○用○效○亦○猶○是○也○臣以○禦○虜○諸○實○着○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變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謀
實效一惟

國法爲凜凜寧直畫關爲守於以恢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榆關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度常選額以新忝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
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
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卽出佐理表率百僚
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
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織緯諸書刻有西
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
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
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
避禍制臺房公壯震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
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腑之隱奸莫
大藩于盤石勸
亂之器備矣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皇言、共襄捷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
經略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某揭、爲運艘回津、
順齋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毛
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囚虎難鬪、飛鳥難依、臣部向議
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
急、試冷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卽發、則請准上兵、勒期渡海、
竊爲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
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疏甫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所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出。當此軍興，缺乏之臣，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及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准兵見在登萊，堪以卽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部再發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報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器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庶
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主條議方略、尤微壯猷、即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

趙彥發兵捕之

趙撫趙秦報曰本月十一日

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主

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

雨楊子雷見弟各倡異教

十射爭閩皆為打傷今二犯

就擒尚有餘黨未敬等情

等聚衆千人左右大營札營

本州并鉅野縣武軍鎗夫

千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

持鎗刀拒捕即將李太并

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

印捉獲一獲身邊搜出紙人四

千號稱門大金剛趙菜一

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

儒號數千日又據該道呈據

據野縣報稱白蓮教首徐鴻

快民壯橋拿勢甚兇勇不致

樓圍却當令捕官督統馬

人孺等在田家屯殺一猪一

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八

數口方言交戰緣山到職職

聞報印委都司廖棟領鋒

二五月

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事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
 州遊擊張榜領兵一千刻期赴鄆城臨德二州鉅野東昌東
 七縣但省城距野鄆城五百餘里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
 充五逆統各道營兵并沙溝守備王文燁各州縣鄉兵
 先就逆防勤外職復思白蓮放為首逆黨有限鄉村愚
 民悞被協從者實多師一與福曉諭二次又大地之和
 臣差官持長柄白牌開示福曉諭二次又大地之和
 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有出首解散者俱免
 罪不許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啓原係鄆城鉅野
 之界首人因與棒擡會相構結黨先占梁家樓十三日
 已時搶進鄆城縣裡知縣俞子翼逃到坟上典史俞公
 子被害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是
 戴紅巾的殺人印時將南門開了不費一氣力是實
 職拊膺而長勸日有是哉遼廣之復轍也近因東氣未
 靖人情洶洶民無固志臣已慮及于此二月條奏城守
 一款責有司保守城池嚴明賞罰申令不啻再三不意
 該縣之弃城如逃屍也夫白蓮棒擡二教處處有之而
 曹濮為甚昨者二教爭勝聚眾擾攘有司不得而行繼
 捕三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始而圍庄院繼

而陷城池無奈何子翼之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掉翅
 飛渡無三夫隱占不令守堦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備罪之
 一也城夫隱占不令守堦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備罪之
 察罪之顧罪也火起內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其何辭但本
 掉臂不顧罪也火起內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其何辭但本
 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子被殺未虛實亦于罪難
 姑貸其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口俟查明續報外
 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敢一日而小緩哉該職會同總
 理河道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奏伏乞
 勅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速走知縣俞子翼
 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遺員缺作速銓補至白蓮教
 黨敢于倡亂也因饑荒不為催科祇緣久蓄異謀遂
 爾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營大兵並合
 五道甲士分路並進齊心合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
 則追勦釜底魚游何難即滅不致以賊貽
 君父憂也若職明不能以燭遠智不足以防奸異教猖
 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人守安攘之責奚辭時方討賊
 恐涉規避少俟事予之日自効求罷統乞
 聖明重察

卷十三

三二五月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酋父子虎視瀘沔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得勝之雄兵擊瀘沔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著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石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為謀慮亦狡且秘矣我兵前此深江而守莖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圍攻城意將出奇以取勝耳然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

使賊酋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于
 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克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
 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兵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
 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石
 柱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遠出賊後賊入佛圖關下
 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
 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
 時俱空真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甚如斯日者也
 陞河南新鄭縣知縣胡年表報甲職于二日郎關分州判官
 北兩路溪土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衛鋒將
 士旂手領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日督令宣撫司女將
 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佐等併力
 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
 一鼓奪關賊兵大敗迨至城下俘斬甚多侯查明另
 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卷十三

三三三 拜

官正

卷十三

十三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卽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
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
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癩、輕輕轉語、贅以黠猾、眼目顯
然、伏案頤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釗成卹身
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
癩之計破、

文華鞠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誥、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延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百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卽此觀之、風癩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延元之入風癩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癩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抹盡、卽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延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來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諭方輔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官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璠其戚、誰非姻里、尙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卽患虛弱之症、曾

召閣部科道官入

野會未
上克纘先
有此指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白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
早卸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者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噫、鸞、臣、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彙卿具疏、臣

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

臣

二人、無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論輔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煥處傾城、
當先巧逢狐媚、盡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
寶玉大弓、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兼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幾、閭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臣強
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為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
委邇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
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摺此亦庸而獲之
左券矣。

浙江道日彩蓮

旨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冊蓋爲禮臣孫慎行
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謚益
移宮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夫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在河東巡鹽未躬逢一切鼎革大
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
進紅丸一事果踪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目，卽爲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旣進，

九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卽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旣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殺官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聞其入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宮中
尋兔兒琦應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比之咀咒未必從哲宵心受
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然當
時處法天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
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拆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思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拆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人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蓋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為數年不了之局、或
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賜、惟是卑卑庸器、悠
悠富貴、識既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
以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
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啟我

皇上平滑之事、丁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宥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為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地無私虛衷無袒直布其不敢
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造青冊。

時工作煩興。而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于定部科
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様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
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
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芳并論
奏兵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
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系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臣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釋辯。以爲無端被誣。
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五月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否亟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回藉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賞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藉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卽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二云、閱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皇考在天之靈、杼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于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劉廷元
宋

迹若風魔貌的點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知延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癩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淫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并人心延元不聞一語以贊長反若挾私以肆其短曉曉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卷十三

義憤

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者為忠義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為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延元三級調外。